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衛生與醫療

(抽印本)

二十世紀前半中國 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 性、生殖與性別⁺

李貞德*

一、前言

宋崇義在他 1923 年出版的《生理衛生學》〈編輯大意〉中說：

生殖一節，從前以礙於普通教學，大抵從缺，實亦主要器官，何可偏廢；今性教育倡行於世，故本書應研究之需求，特為增入。¹

宋崇義這本《生理衛生學》，第八章定名為〈生殖系〉，是中國首次納入生殖知識的初中教科書。據他的說法，一來是因生殖確為人體主要器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影像與醫療的歷史研究」（2008-2011）子計畫「影像與台灣婦女健康教育史」之延伸成果。蒐集資料期間，賴台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單位人員相助。初稿宣讀時，承蒙王文基、雷祥麟兩位教授並與會學者惠賜意見。計畫執行過程中，由黃文宏、鍾嘉雯兩位助理整理文獻、校對確查，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 宋崇義編著，鍾衡臧、糜贊治參訂，謝恩增閱，《生理衛生學》（上海：中華書局，1923 初版，1929 第三十五版），〈編輯大意〉。

官，不能不談，再來則是因當時性教育倡行，必須回應。的確，清末民初，有識之士或為挑戰禮教，或為防淫優生，呼籲教導年輕人從身體構造認識自己的欲望，學習與異性相處，諸般言論出現在各種報刊。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教育雜誌》，在第十五卷第八期還曾出版「性教育」專號，從理論、內容、施教者、實行方式等各種角度倡言，正是 1923 年的事。儘管如此，宋崇義並未以性為題，而是以生殖名篇，並且對之前普通教學偏廢重要器官，頗有微詞。宋崇義的聲明，引發好奇：性與生殖，在中國最早的生理衛生教育中，究竟是什麼關係？教科書作者又以何為據，安排章節名實？這些課本反映了什麼教育史的特色？又表現了哪些性別意涵？

近代教育是對舊體制的挑戰，編纂新式教科書表現科學救國、重塑國民精神的企圖，生理衛生教育關乎國民體魄，乃國家未來強盛之基，更是吸引具使命感的科學菁英投入。自民國十一年（1922）新學制施行，中國產生了第一批初中學生。在這包括「春機發動時期」的學習生涯中，生理衛生成為必修知識，相關教本應運而生。北伐統一，國民政府先頒中學暫行課程，二十一年（1932）則公佈正式標準，不久即發起新生活運動。此間，初中學生既需修習三年之衛生課程，各書局更是精銳盡出，提供多種課本，教育國家未來的主人。其中於種族繁衍和國民健康至關重要的性與生殖篇章，內容豐富，對於男女性差及其社會意涵，亦討論熱烈。仔細分析這些當代大家所參與編寫的生理衛生教本，將有助於我們認識近代中國在西方強權與東亞病夫陰影下，繼受並轉換西方身體觀念與衛生新知的過程中，對青春男女個人、家族及其社會角色的規劃與期望。²

² 病夫作為中國想像的民族恥辱，其緣起與變化，最近的研究，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第二章〈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頁 17-68。

性別、身體與醫藥衛生的歷史研究，成果頗為豐富。³ 各種作品或考察傳統婦科醫學的建立、醫療照顧者的知識與技藝，及其中的性別分工，或介紹近代西方醫學的傳入，包括女性醫療傳教士的行動和影響，或探討新式衛生觀念中的性與性別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反控。最近的研究，更超越醫療專業人員的視野，從使用者和知識繼受者的角度調查，綜觀產育技術發展中的婦女與家庭，說明身體與科學網絡的若即若離，並分析衛生政策演變下的男女，彰顯個人生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係，將中國從傳統到近代的經驗放在東亞乃至世界史的脈絡中理解。⁴ 這些成果顯示，對身體及其維護方式的認識與實作，涉及社會發展與文化意義，並不限於科學社群。而新型態健康知識的學習與傳授，一方面呈現醫療衛生制度的運作，另一方面也反映當時代教育體系的思維。

醫生、護士和產婆等人員的專業訓練之外，學校教育所傳授的健康知識，預設更廣大的讀者群眾，其中的性別意涵，值得深入分析。不過，截至目前，論之者寡。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研究，大多以涉及民族國家認同的語文、史地為主，檢討理化、生物，乃至生理衛生的著作，則難得一見。⁵ 或有專論民初性別與教育者，但主要在探討女學的萌芽與發展。⁶ 即使分

³ Angela K. C. Leung,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2005): 110-126.

⁴ 單篇論文與專著頗多，集體研究成果，可見李貞德主編，《性別、身體與醫療》，台北：聯經，2008；Angela K. C.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以及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台北：聯經，2013。

⁵ 如季家珍 (Joan Judge)，〈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2 (2001): 1-40；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9 (2008): 123-139；Peter Zarrow, "Textbook Histor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A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 March 26-29, 2009；吳小鷗，〈健康身體：文明之起點——試論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現代生活方式啟蒙〉，《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4.4 (2011): 1-5。

⁶ Paul J.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析性別形象，學者亦多著眼於一般教材中的女性典範，較少考察性與生殖等科學知識。⁷ 按照 1922 改制之後的課程規劃，生理衛生隸屬體育科之下。⁸ 研究者針對女子體育作論，透過史料較為豐富的華東地區，將近代中國學校、政府、媒體、社會如何聯手改造女性身體的歷史，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不過，既有成果以體育課程與運動賽事為主，尚未涉及體育此一大類之下的生理衛生教育。⁹ 晚近，因探討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性教育的發展，終於有學者介紹民初以來生理衛生的課程標準與教材。不過，由於是用以證明性教育確實被納入正規課程之中，因此，僅羅列部分課本的出版資訊，尚未對課程標準或教材內容進行分析。¹⁰

從最近比較完整的目錄看來，二十世紀上半葉初級中學生理衛生教本約有八十種。¹¹ 清末至 1922 改制之間，有十多種教本問世，自 1922 中國出現第一批初中生起，至 1949 國民政府遷台之前，復有六十多種出版。其中，又以「黃金建國十年」最多。爾後，即使面臨中日戰爭，教科書大戶商務印書館遭到轟炸，新版教本轉趨少見，再版卻仍持續不輟。收藏這些教本最多的機構，當屬繼承中華書局辭書編輯部而來的上海辭書出版社，

⁷ Joan Judge,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8 (2000): 129-177。

⁸ 清末中學堂章程，生理衛生歸屬博物課程，民初亦然，但 1922 改為六三三四制後，則納入體育科。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卷 1《課程（教學）計畫卷》，〈1923 新學制課程綱要總說明〉，頁 108-111。

⁹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¹⁰ 王雪峰，《教育轉型之鏡：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性教育思想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表 2-1「清末民國時期教材中性教育內容一覽表」，頁 140-145，其中所錄 24 種教本皆為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

¹¹ 王有朋，《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753-761。錄於「生理衛生」條下者，共 102 種課本與教師參考用書，除少數高中與師範學校專用者之外，初中教材，包括英治港版和滿州國之課本和複習用書，共八十七種。雖然王有朋編輯時，也曾收錄台灣國立編譯館的藏本，但台北教科書資料中心之部分教本仍未及納入該總目中。

其次則是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台灣的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也有不少。本文將針對這些教本，考察其中的性與生殖知識，解讀圖文內容所呈現的性別觀念，分析知識份子、文化人，以及教育主管機關對新公民的規範與期待。

二、新世紀中學生的生理衛生教育

（一）一種新課程：清末民初的生理與衛生學

中國的中等學校教育，雖然自清末已肇其端，但主要發展仍在民國以後。生理衛生知識在清末中學堂，是放在博物課程中修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欽定中學堂章程》規定中學四年，皆習博物，每週兩小時，第三年課程即為生理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奏定中學堂章程》規定博物第三年應教授生理、衛生和礦物。宣統元年（1909）學部將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與實科，其中實科的博物課程，每週六個鐘點，生理衛生學是放在第二年，和礦物與礦物實驗一同修習。¹² 由於現存章程僅列課名，未見教材大綱，難以判斷對於生殖系統的意見。若從現存此時期的教本看來，則不論是譯自法國、美國、日本，或是中國學者自行編纂者，皆不介紹人類的性與生殖。

現存最早的中學生理學教本，當屬廖世襄編譯之《動植物生理學教科書》。¹³ 該書封面封底皆無中學堂教科書字樣，但廖世襄在序中稱：「竊就法儒包爾培之動植物生理學書，略為增損，編為教科書以備研究。」書

¹²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卷11《生物卷》，頁1-3。

¹³ 廖世襄編譯，《動植物生理學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初版，1906四版。

中插圖甚多，僅第一編動物部分就有五十五張，但不論圖文皆不涉及性與生殖。

現存譯自美國的兩種教本，似乎同源。斯起爾原著，何燭時譯述的《中學生理教科書》，在東京出版，沒有原著者英文姓名。¹⁴ 但謝洪賚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生理學》，封面內頁則印有 Hygienic Physiology, based on the latest edition of Steele's Physiology 字樣。¹⁵ 該書〈序〉文稱：「言醫諸書，漢唐之時，猶尚實理，宋元以降，寢入空虛」，故現「禮失則求野」，而「美國史砥爾著是書，為學校教本善本」。謝洪賚為商務編譯此書，頗為慎重，序文之外，又有〈譯例〉，說明選書原則：

史氏所著物理化學，譯為華文，學界信用已久，是編從最近增訂本譯。近年新出生理學書果多矣，求其合吾國中學校程度者，惟此最宜。

從原書內容和「學界信用已久」等語推測，謝洪賚所譯者，似即何燭時譯述之新版。謝的〈譯例〉中並介紹研究人身之學有三科，曰全體學、生理學和解剖學，其中「生理學，昔人各曰身理曰體用，今從日本通用定名」。以生理學一詞翻譯 physiology 原文，就如其他眾多清末民初的科學

¹⁴ 斯起爾原本，何燭時譯述，胡爾霖校閱，董瑞椿覆閱，《中學生理教科書》（東京：教科書編譯社，1902 初版，1909 第四版），僅稱斯起爾為美國學者，並未標出原作者英文姓名。何燭時（1878-1961），浙江人，清末留日，民國後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當時一批留學生組織教科書譯輯社，編譯新式教本，提供各省學堂使用。此本出版時，曾請求清政府發給告示，保護版權，刊於卷首，以免「書出之後，奸商等暗中翻刻，以圖射利」，可見新式科學書籍需求量大而市場混亂的情形。

¹⁵ 謝洪賚原譯，《生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初版，1905 二版。謝洪賚（1873-1916），因信仰之故，早年協助傳教士翻譯事業，後參與商務印書館編譯辭典與教材，見趙曉陽，〈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早期文字貢獻者謝洪賚及著述目錄〉，《基督宗教研究》9 (2006): 328-345。

譯名一樣，來自日本。¹⁶ 此外，謝洪賚又提供〈教授要言〉，建議應利用顯微鏡、紙製人體模型等輔具教學，稱：「約翰斯登之人身圖四幅，必宜置之」，另加小字說明：「日本新製上海肆中有出售者」、「益智書會出售值約十圓」等，最後羅列當時譯籍書目，以供教學參考。詳細周到，必使教學相長。不過，全書亦未涉及任何性與生殖的篇章。

二十世紀初學者自日本獲取生理衛生新知，翻譯教科書，不一而足。不少日本醫家的著作都有譯本，其中亦不乏出自著名譯家之手。有些教本在封面即列出日本原著者姓名，標明乃譯作，如三宅秀的講義和丁福保譯齋田功太郎的作品。¹⁷ 另有一些則僅列編者姓名，需讀內文才知道是參考日本學者著作撰成，如曾彥的《普通教育生理衛生學》在〈例言〉中說明至少參考了五位日本學者的著作。¹⁸ 陳用光則在其《生理衛生學》的〈引端〉中稱編輯取材來自五位日本、兩位英國和一位德國學者的教本，而插圖則來自英德專家的著作。¹⁹ 陳用光此書也是首度在目錄中排入生殖系

¹⁶ 其實，除了謝洪賚此處提到的「身理」「體用」之外，早期西洋傳教士如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將 physiology 譯為「全體功用」，傅恆理（Henry D. Porter, 1845-1916）譯為「省身之學」，高似蘭（Philip B. Cousland, 1861-1930）則譯為「體功學」等。東西譯名並存，造成混亂的情況，討論見袁媛，《近代生理學在中國（1851-192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五章〈我國早期生理學名詞的翻譯及演變〉，頁 153-170。袁媛此書說明日本譯名入華，所舉之例為 1906 江蘇寧屬學務處發行鈴木龜壽之著作。實則，除江蘇師範生編輯鈴木講義之外，湖北師範生亦曾於 1905 年以早稻田講師安東伊三次郎之《教授觀察實驗》為主，參考理學士大森千藏、醫學士神村兼亮、醫學博士坪井次郎、理學博士丘淺治郎和渡瀨庄三郎等人著作，編輯《生理學》課本，由武昌湖北學務處出版，現藏於北師大圖書館。而由此處謝洪賚的譯本看來，生理學一詞進入中國教科書的年代，還可再推早一些。

¹⁷ 三宅秀講述，宏文學院編輯，金太仁作翻譯，《生理及衛生教科書》，東京：東亞公司，1907。齋田功太郎著，丁福保譯編，《普通生理衛生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9。

¹⁸ 曾彥，《普通教育生理衛生學》，上海：科學會編譯部，1910 初版，1911 二版。曾彥稱乃以濱幸次郎與河也齡藏合著的教科書為範本，並採渡瀨金三郎、齊藤初太郎，以及三島通良的教本補所未備。

¹⁹ 陳用光，《生理衛生學》（上海：科學會編譯部，1908 初版，1911 三版），頁 163。〈引端〉稱：「本書編輯多取材於日本吳秀三《生理衛生學》、大森千藏《中等生理

統的教本，不過，在〈第十章生殖系統〉的篇目下，空無一物，僅聲明：「按生殖器在中學課程，可從缺如。故本書今不編入。將來續出講義，再行補敘，特此附註。」²⁰ 依據兩份清末的中學堂章程看來，中學堂的學生以十六歲為入學年齡，是在蒙學堂四年、普通小學堂三年，以及高等小學堂三年卒業後才進入肄業。²¹ 十六歲之生理衛生課本仍不錄生殖知識，推測其考量仍在於對性的忌諱。此和改制後十四歲即規定受教，不可同日而語。²²

中學課程迴避性與生殖的態度，在中華民國肇建之初並未改變。1912年民國成立，次年新頒中等學校課程標準，仍然規定四年皆修習博物，每週三小時，第二年的教學內容，除動物學外，重點即為生理及衛生、人身之構造、個人衛生和公眾衛生。這次修訂開始注意男女之別，國文、外國語、數學、體操各科，女生皆比男生少修習一至兩學分，而代以家事、園藝和縫紉等科。²³ 民國八年（1919）教育部討論女子中學課程，另外頒佈女子中學課程表，但其內容與1913之課程標準並無大異，博物課仍以「動

學》、坪井健次郎《中等生理學》、丘淺次郎《近世生理學教科書》、英國哈克斯列氏（Huxley）《生理提要》等著作，以及日本教授系左近的解剖學、英人阿斯特徐氏（Oestreich）的生理學和德國學者邱禮克氏（Kolliker）的組織學等，並註明書中圖畫多取自 Huxley 和 Kolliker 之書。

²⁰ 在教本中不錄性與生殖篇章，僅在教師手冊或講義中說明，此一方式，也可在日治台灣的生理衛生教材中看到。在總督府收藏的二十種教材中，僅松下禎二的教師手冊和古田川的講義涉及性與生殖內容，其他教科書或考試用參考書，皆不見相關知識。未知陳用光的作法，是否習自他所取材的日本教科書？討論見 Jender Lee, "Sex and Reproduction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Textbooks—Post-War Taiwan and Beyo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aking of 'Asia': Health and Gender,"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ch 9-10, 2012.

²¹ 各級學校入學年齡，見《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卷1《課程（教學）計畫卷》，頁4, 10, 17。

²² 前此學界對性教育的提倡，討論見王雪峰，《教育轉型之鏡》，第一章〈西學東漸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性教育的興起〉，頁45-85。

²³ 林本，〈我國初中課程之演進〉，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印，《教育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參考資料（第二輯）》（1960），頁36-59。

物、人身生理及衛生實驗」為主。²⁴ 由於此時期的課程標準僅存要目，未見教材大綱，不能確定人身生理已包括性與生殖。

事實上，此時期各教本末頁多附有書局廣告，介紹相關出版品，例如衛生新論、養生寶鑑之類的通俗著作，甚至有專論性欲衛生者。²⁵ 可見性與生殖的生理衛生，確為當時熱門話題，書局也以課本用戶為這類著作的預設讀者，但相關知識卻不見於中等學校教科書中。吳冰心的《實用教科書生理衛生學》，在〈編輯大意〉中稱要打破九大系統的編寫慣例，將全書分為運動生理、營養生理和神經生理三大部分，顧樹森的教本亦然。²⁶ 所謂九大系統，實為民初以來新編教本的知識基礎，包括骨骼、筋肉、消化、循環（或稱血脈系統）、呼吸、排泄、神經、新陳代謝（或稱全身各部位之聯繫），以及生殖等系統。吳冰心與顧樹森兩書，雖標榜三大系統，考察其內容，包括對生殖略而不談的態度，卻與其他課本大同小異。王兼善則在緒論介紹八大系統之後，加註說明：「此外尚有生殖系（Reproductive System）者，為傳代之用，然初學者可以從略，故特缺之。」²⁷ 處理方式和清末的陳用光相同。此外，這些教本在論及個人衛生時，也多著重飲食和居住環境，批評菸酒之害，不提性道德，論及公共衛生時，只談喉痧、霍亂、鼠疫、瘧疾、癆病，完全不及花柳病，低調處理和性相關的議題。

²⁴ 此為第二年三學分，第三年課程較少，僅兩學分，仍包括衛生。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頁102-104。

²⁵ 如王兼善編，《生理及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初版，1927第十三版）。書末廣告，包括顧壽白編，《現代初中教科書生理衛生》，標榜：「取材最新，如活力素之發現、白血球之食菌作用、免疫學大意，及內分泌原理。衛生學方面，並加傳染病急救法兩章，期合實際上的應用。」另又有商務印書館出版個人團體衛生要書，如郭人驥編，《女性養生鑑》，景遜譯，《婦女衛生新論》，秦同培編，《精神衛生論》，以及俞鳳賓著，《衛生學要義之一：性欲衛生篇》。可惜各書大多亡佚，唯景遜原文曾在《婦女雜誌》連載，或可回查。

²⁶ 吳冰心編，凌昌煥校，《實用教科書生理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初版，1926第十六版。顧樹森編輯，吳家煦校閱，《新制生理學教本》，上海：中華書局，1917初版。

²⁷ 王兼善，《生理及衛生學》，頁4。

不過，對於傳統中國女性的特殊風尚和社會角色，各教本卻頗多著墨。談骨骼則反纏足，或稱「其戕賊骨之發育，尤為惡習」，或稱「足部不可束縛，所穿之靴或鞋，俱仿足形以製之」。²⁸ 談衣服則稱寧寬毋緊，乃至將女子肺病致死，歸因於穿著緊胸衣：

不可衣緊服，著窄履而束腰抹胸，寧寬毋緊……壓胸症多起於女子，用緊抹胸或小半臂，壓迫胸部，肋骨失其原位置，迨體軀衰弱時，即作隱痛。甚者因胸廓之窄小，呼吸為之不舒，遂釀肺病，卒夭其天年者，數數觀之。治療之法，惟有去其束縛，行深呼吸 Deep Respiration，當可漸愈。²⁹

王兼善更以留英碩士，比較中西，批評婦女只知時尚、不知衛生的態度，稱：「竟至傷身而不顧，例如泰西婦女之裹腰，吾國婦女之裹足皆是也。」³⁰ 他也指責女性擔任照顧者時，以為「多穿衣服不吹外風為保身之道，不知最易感受風寒者，適係此種人。吾國婦女之對兒童，多用此法，其危害童兒非淺鮮也」。³¹

綜觀現存此時期諸教本，可以發現，著作的篇章重點、排序、規格、是否附錄參考書目和中西術語對照，皆無一定，僅在標榜經教育部審定，並於書末附廣告等方面略為一致。唯一相同的，是教本皆不列性與生殖專章，卻會評論女性身體，特別反對纏足與束胸。王兼善在〈緒論〉中說明生理衛生的教學目標，在於矯正「俛背而坐，佝僂而行，其容悴而不華，其體柔而不堅。髮污而不知沐，身垢而不知浴，未成年而早夭，罹瘟疫而

²⁸ 杜亞泉、凌昌煥編纂，《共和國教科書生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初版，1923第十五版），頁118, 182。

²⁹ 吳冰心，《實用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21-24。

³⁰ 王兼善，《生理及衛生學》，頁238。

³¹ 王兼善，《生理及衛生學》，頁237。

死亡」的劣弱之種，期使「吾國少年之學生，各加之意，於保養軀體之道，研究而實行之耳」，盼能「與歐西魁偉之種相抗衡」。³² 清末民初這類健身強國的論點，研究者眾。不過，在具有性別區隔的議題上，女性的穿衣照顧引起側目，男性的言行則尚未招致加強語氣式的批評。這點，和後來的生理衛生教本頗有差別。

（二）一群新學生：「初級中學」的性與生殖教育

民國十一年（1922）施行新學制，一反清末民初仿效日本模式，轉而師法美國，學校系統採六三三四制。小學六年、大學四年之外，中學開始有初高中之分，各為三年，中國遂有了第一批初中學生。次年頒佈課程綱要，初中課程包括社會、言文、算學、自然、藝術和體育六科。前此歸屬於博物科內的生理衛生，現在被納入體育科中。體育科共十六學分，除生理衛生四學分外，另十二學分則為體育課程。歸入體育科下的生理衛生，其課程標準細節如何，資料闕如，難以確知。³³ 但標榜根據新學制編寫的教材，卻首次出現了性教育的內容。³⁴

³² 王兼善，《生理及衛生學》，〈緒論〉，頁 1-2。

³³ 體育科十六學分，其中包含生理衛生四學分，見林本，〈我國初中課程之演進〉，頁 42 附表。由於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資料中心並無該次課標，無法得知詳細內容。《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生物卷》，頁 6〈1923 年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初級中學自然課程綱要〉未列生理衛生部分，編者注稱：「生理衛生列入體育科內，共四學分」，但查《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體育卷》，卻無 1922 年新學制體育課程標準。

³⁴ 馮客分析民初醫學知識與性認同建構的關係時，曾經處理大學用書，但未涉及中學教育。討論見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Chapter 6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Youth," pp. 146-179.

宋崇義的《生理衛生學》是首見包含生殖系專章的教本，也是第一次在課本中插圖描繪男女內外生殖器官。³⁵ 全書分為〈器官系統〉、〈生活現象〉和〈衛生大要〉三編。〈編輯大意〉中除稱該書按照「新定學制」編纂，專供中學校、師範學校等程度教學之用，也強調插圖力求精美，並製彩圖弁於卷端，以補實物標本之不逮。同時，特別說明：「生殖一節，從前以礙於普通教學，大抵從缺，實亦主要器官，何可偏廢；今性教育倡行於世，故本書應研究之需求，特為增入。」一方面頗有矯正前賢無法因應新局的意味，另一方面他所呈現的新局雖為「生殖系統」，但訴求的對象卻是倡行於世的「性教育」。性與生殖，孰重孰輕，在教本中的互補與消長，自此一直存在。

宋崇義回應性教育風潮的課本，由中華書局出版，除了作者的理念，應該也和書局的出版方針有關。宋崇義是魯迅的學生，而魯迅宣統元年（1909）自日本回國，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時，便曾自編生理學講義《人生象數》，並應學生要求，講授過生殖系統。³⁶ 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曾於1911年在《教育雜誌》上撰文建議「中學博物科授生理衛生時，略講生殖、衛生與夫色欲之害」。³⁷ 不過，他的言論雖然涉及性教育，目的卻在提倡女子教育。為了駁斥反對者以色欲影響貞節等理由限制女子

³⁵ 宋崇義編著，鍾衡臧、糜贊治參訂，謝恩增閱，《生理衛生學》，第八章〈生殖系〉。

³⁶ 民國九年（1920），五四運動一週年時，魯迅曾寫信給宋崇義，分析並感嘆當時教育情勢。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卷11《書信集》〈致宋崇義〉，頁369-370。魯迅的生理衛生講義《人生象數》，收入劉雲峰編，《魯迅佚文全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頁100-258。魯迅講義各章皆以中文名題，包括運動系、皮、消化系、循環系及淋巴管、呼吸系、泌尿系、五官系、神經系，唯獨在第九部分介紹生殖系時，以拉丁文“Generatio”為章名。根據當時同事夏丏尊的回憶，魯迅為了嚴肅地講授性知識，故意用許多古語，以「也」字表示女陰，以「了」字表示男陰。見夏丏尊，〈魯迅翁雜憶〉，原刊於《文學》7.6（1936），收入《夏丏尊文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卷二《平屋之輯》，頁241-242。魯迅和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性教育思想與實踐，討論見王雪峰，《教育轉型之鏡》，第三章〈魯迅、周作人、周建人與20世紀上半葉的性教育〉，頁155-196。

³⁷ 陸費逵，〈色欲與教育〉，《教育雜誌》3.9（1911）：75-78。

上學，故期望制訂教育政策的官員和已有受教權的青年能學點性知識，以免因錯誤論述與決策影響了女子受教的機會。³⁸ 前已言及，《教育雜誌》1923年還出版了「性教育專號」。奇怪的是，作為《教育雜誌》的出版者，以及教科書先驅大戶的上海商務，雖在同年也依新制出了教本，三年後又出第二種，卻都不見生殖專章。³⁹

宋崇義教本第八章〈生殖系〉下分三節，在第一節「生殖器之解剖」中，介紹男女生殖器，皆以相當豐富的語彙形容，並且每列一專有名詞，必附英文，以致課文頗中英夾雜。⁴⁰ 如稱睪丸為橢圓形，陰莖為三菱形，並且附一線描圖說明各部位相關位置，一圖呈現陰莖橫斷面，說明其為海綿體，質地疏鬆，「內含血管神經甚富，若血液鬱積則呈勃起」。形容處女卵巢為橢圓形，老年則萎縮成束狀，顏色似薔薇，質地凹凸不平，內有濾泡等。又稱輸卵管為喇叭形，子宮扁平如梨等，並且說明處女膜的功能，純以生理變化作論，絲毫不涉及道德議題，也不和性行為或生殖活動掛勾：

腔口之外有膜蔽之，此膜名曰處女膜，防女子幼時尿及污物流入腔內者也。此膜隨年齡之增長而破裂，僅存痕跡而已。⁴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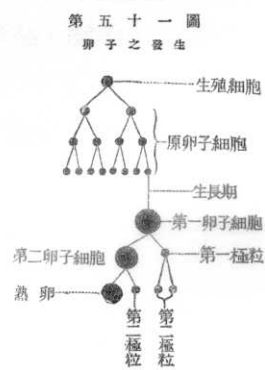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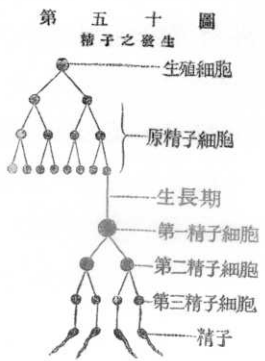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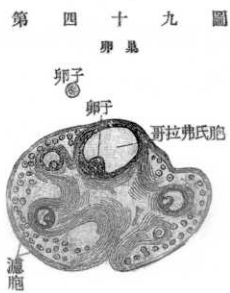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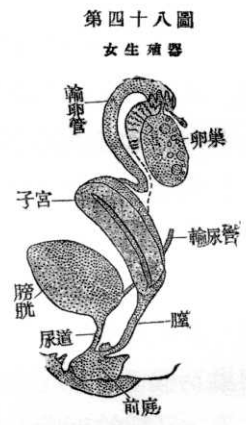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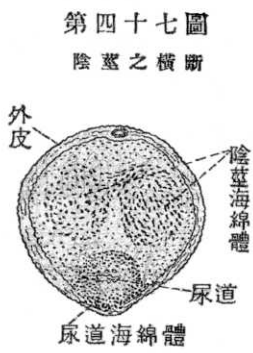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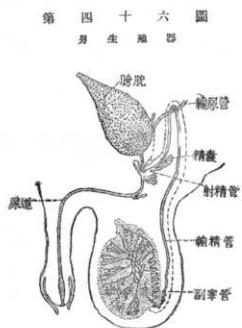
³⁸ 陸費達，〈男女共學問題〉，《教育雜誌》2.11 (1910): 5-7；陸費達，《婦女問題雜談》（上海：中華書局，1925），其中同樣批評束胸，倡言女子教育。

³⁹ 顧壽白，《現代初中教科書生理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顧壽白，《新撰初級中學教科書生理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⁴⁰ 雖然每列一詞，必附英文，但宋崇義此教本的術語翻譯可能來自日本，其中多處將pancreas譯為胰臟，將oxygen寫為氧氣，以春機發動形容青少年男女，並稱用餐為食事，皆與日文生理學教本同。

⁴¹ 宋崇義，《新中學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72。

宋崇義教本附圖



第二節「生殖器之生理」中，幾乎全用以介紹細胞分裂，並附兩圖，介紹精子與卵子之發生和分裂。接著他分別在正文和小字附註中宣稱可以蝗蟲和鼠的精卵發育與人參照研究。然後便說明來經，視為人卵成熟的表現：

卵巢內之卵子，每經二十八日成熟而出，名曰泌卵 Ovulation，循輸卵管而至子宮，此時子宮底及子宮體之黏膜腫脹，子宮血管膨大，

致黏膜微血管破裂，所出之血滲入子宮腺液，及裡面多少碎膚，混合而成經水，一月一回，故名月經 Menstruation，實為卵子成熟之徵。⁴²

第三節「生殖器之衛生及疾病」，衛生部分主要強調控制性欲，警告房事過度和手淫會造成個人身心與社會之危害。洋洋灑灑三大段落，只有一句話提到「每日宜用冷水摩擦身體」，但重點不在清潔，而在冷水可以降低性欲：

生殖器之衛生：男女達一定年齡，正式配偶，自是正道，乃往往有一屆春機發動而縱其性慾者，卒之內以貽一生之累，外以成社會之患，此則為青年男女所當引為大戒也。

衛生之道，端在克己以復禮，清心以制慾，此外則起居有定時，每日有適宜之運動，勿交無益之友，勿閱無益之書，每日宜用冷水摩擦身體，夜覆之被，亦宜輕薄。

生殖器之疾病：房事過度，實有害於身體與腦力，記憶力判斷力忍耐力，均為大減，且起膀胱麻痺攝護腺炎，以及遺精陽痿等症。女子犯之，則成月經不調，子宮發炎等症。此外如梅毒淋病軟性下疳等症，為花柳社會傳染之通病，犯之者益危險。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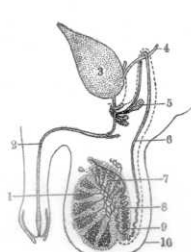
宋崇義的課本，開創先河，首度設立生殖專章，並以圖示教學。不過，他並未說明插圖出處，倒是六年後出版的郭任遠教本，每圖皆註明，且和宋崇義的相似，推知應該同源。郭任遠在自然科學合科教本第二冊《生理之部》中，收入一篇〈我們的身體怎麼來的呢〉，以八九千字，詳細說明

⁴² 宋崇義，《新中學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 75。

⁴³ 宋崇義，《新中學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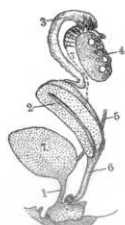
男女生殖器官的構造、月經的形成、受胎，以及胎兒的發育等。⁴⁴ 查 1923 年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初中自然科僅籠統說明應涵蓋動植物、礦物、理化學、氣象、天文、地質等，共十六學分，既未詳列教材大綱，也未要求講授人類生理。郭任遠的教本，將人的身體知識，納入動物之一部，篇幅頗長，講解深入，可說有意識地在自然科中教導性與生殖的內容。一篇文章附圖十四張，較之宋崇義的教本多了一倍以上，其中除生殖器官剖面圖外，還有胎兒在子宮中的相片，以及人與其他動物胚胎發育的比較圖表。這是世界書局首次出版新式中學教材，插圖經查，多來自二十世紀初美國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或遺傳學的教本。⁴⁵

郭任遠教本附圖（1929/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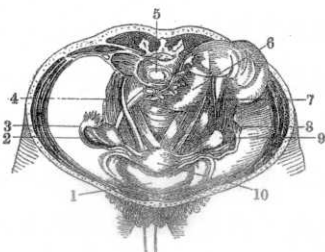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示男人的生殖器 (Eberth)

1 睪丸 2 尿道 3 膀胱 4 輸尿管 5 精液囊
6 輸尿管 7 輸尿管 8 睪丸 9 睪丸 10 睪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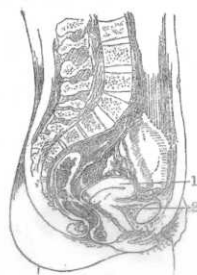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女人的生殖器
(Stier-Tewis)

1 尿道 2 子宮 3 輸尿管
4 膀胱 5 輸尿管 6 尿道 7 膀胱



第三圖 女生殖器橫切面圖

1 膀胱 2 膀胱 3 輸尿管 4 輸尿管 5 子宮
6 陰道 10 子宮 (從 Dor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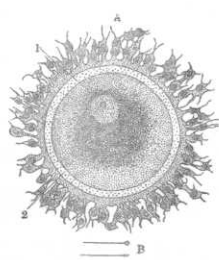


第四圖 女生殖器的剖面
(側面圖)

1 子宮 2 膀胱 (從 Kel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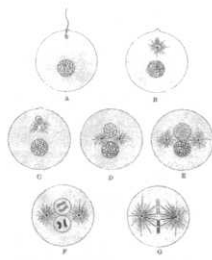
⁴⁴ 郭任遠，《初中自然科學》（上海：世界書局，1929.6 初版，1930.4 訂正三版），第二冊《生理之部》，第一部第二篇〈我們的身體怎麼來的呢〉，頁 1-19。

⁴⁵ 如 Edwin Grant Conklin (1863-1952),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15)，以及 James Clifton Edger (1859-1939), *The Practice of Obstetrics,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the Students of Medicine and Practitioners* (Philadelphia: P. Blakiston's Son & Co., 1903) 中，都有不少圖進入當時中國的生理衛生教本中。其中，郭任遠選用 Eberth 和 Stier-Tewis 的男女生殖器官圖，也為後來莊畏仲、龔昂雲的教授參考書（1930）和劉懷義教本（1933）等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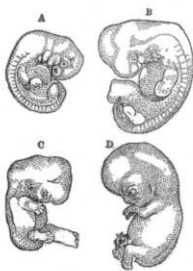
第五圖 (見Ookite)

A 人體卵母 B 細胞質 C 細胞核 D 人體的細胞
A 卵 B 的細胞核 C 及 D 的



第七圖 示受精作用的狀態 (見Fertil)

(1) 示精液與「卵」的結合 (2) 示精液與「卵」的結合
(3) 示「卵」與「精」的結合 (4) 示精液與「卵」的結合
其精液與「卵」的結合



第十圖 胎兒的發育三

A 約二十一週 B 約二十八週 C 約三個月
D 約二個月 (見Ookite)



第十二圖 示形體已完全的胎兒在胎內狀態

(胎兒被切破以示胎兒) (見Fertil)

綜觀此時期的各教本，雖然皆稱依據新學制編纂，內容卻不盡相同。宋崇義率先立專章介紹生殖系統，但顯然未成定制，除了郭任遠，其餘教本未錄，僅在「全身生理」或「人生各時期」等小節中，條列幼年、青年、老年等階段。宋崇義以豐富的詞彙和比喻，搭配術語原文和解剖圖，從構造和機能兩方面介紹生殖器官，並不偏廢內外任何一方。說明處女膜，不涉婦女之性道德，解釋月經，視之為發育成熟的象徵。唯獨在「生殖器的衛生與疾病」一節中，將健康和性道德掛勾，強調清心寡欲對體力與腦力的重要。在最後這一點上，宋崇義男女並論，與後來教本大多針對男子耳提面命，頗不相同。同時，他雖用了「春機發動」一詞，卻未視之為人生的獨立階段。因此，整個第八章仍環繞著成熟之後的生殖身體作論，發育時期的困擾問題不大，尤其他以蝗蟲老鼠之繁殖為例，與當時倡言之性教育主題更顯疏遠。郭任遠的圖文也是如此。

宋崇義在〈編輯大意〉中雖曾提到當時代性教育的風潮，卻表明他立專章介紹生殖的合理性，乃因其為重要器官。第八章的內容，看來果然親「生殖」而遠「性」。但此一偏重，在北伐統一，暫訂課程標準中有了轉變，不久後正式標準再度修正。性與生殖，孰輕孰重，在新中國以新課程教導新學生的摸索中，似乎拉鋸搖擺不定。⁴⁶

⁴⁶ 此時教科書對性的關注，著重性欲及其引發之道德修為，實屬性態度 (sexuality)

(三) 「黃金十年」的生理衛生：男防性病、女保婦嬰

北伐統一後，國民政府於十八年（1929）頒佈中學暫行課程標準，詳列時數、目標、大綱等，其中生理衛生仍佔四學分，分兩年修習，每週一小時。生理衛生的課程目標有五，包括「瞭解健康的正確意義」，「養成衛生習慣為第二天性」，「通曉個人衛生、家庭衛生、公眾衛生及其相互的關係」，「明瞭人體構造生理的作用及保健防病的方法」，以及「略知護病和救急的簡易方法」。教材大綱分兩部分，一為健康身體及增進健康的必要條件，一為健康家庭和健康社會。前者包括「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並強調要特別「注意春機發動時期的身心變化」，是第一次將發育期視為人生獨立階段的課標，但尚未採用「青春期」一詞。後者在談「疾病的管理和看護時」，強調「女學生尤須注重看護」。⁴⁷

這次的暫行課標，生理衛生僅收入「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至於人作為動物之一的生殖，則納入生物科中。在生物科課綱第八「生殖」項下，「有性生殖」部分，介紹生殖的意義、來源、細胞染質體（染色體）和遺傳、受精等，在第十「遺傳」項下，則包括「兩性染質體」和「兩性之改變」。雖然這次生理衛生課標「傳染病和預防」項下，並未如後來 1932 課程標準般強調花柳病的防治，但從課程標準第六項「畢業最低限度」第五點：「瞭

之一部，非僅性器官及其功能而已。十九世紀精神醫學興起後，以性態度取代解剖學角度的性，討論見 Arnold I. Davidson, "Sex and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Critical Inquiry* 14.1 (1987): 16-48.

⁴⁷ 前引宋崇義教本也提到「春機發動」，但未視之為人生之一個獨立階段。「春機發動期」一詞，頗見於同時代日本生理衛生書籍中，如光宗哲堂、光宗恆子合著，《女子生理衛生》（東京：日本女子體育研究會，1929），第六章〈春機發動期に於ける身心の変化〉，頁 32-33。但日本中學教本因多無性與生殖章，未見此一詞彙。專有名詞的採用、轉變與意義，詳情待考。同時代日本學校性教育之推動與挫敗，討論見 Sabine Frühstück, *Colonizing Sex: Sexolog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解兩性衛生的要義」推測，大概少不了性病防治的內容。⁴⁸ 換言之，這份生理衛生暫行標準的重點，在發育而非生育的身體，環繞著性而非生殖思考問題。

三年之後，正式課程標準公佈。民國二十一年（1932）的課程標準中，初中學生應修習三年之「衛生」課，每週一小時。課程目標有五：一、使學生瞭解衛生之正確意義。二、使養成衛生之習慣，以增進其身心之健康。三、使學生對於衛生增進興趣及信心，以期由個人之努力促成家庭學校社會環境之健康。四、使學生明瞭人體之構造與生理及保健防病之方法。五、使學生略知護病與救急之簡易方法。教材大綱中第一學年介紹「人體解剖生理及保健」，其中第九項即為「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以青春取代春機，為此一人生階段定名。第二學年教導「疾病常識」，在第六項傳染病之下特標花柳病，除規定應說明病原、傳染、病理與治療之外，並設專節檢討「我國的花柳病問題」。⁴⁹ 第三學年學習「公共衛生」，其中第四項明列「婦孺衛生」，規定應介紹三項重點：孕產婦死亡之原因與預防、嬰兒死亡之原因及預防，以及學齡前兒童之保健。⁵⁰

這一套暫訂與正式課程標準，是北伐統一，國民政府首次施行全國性的教育，又值新生活運動和「黃金十年」建國期間，各大書局莫不共襄盛舉。除了先驅業者如上海商務、中華和世界書局之外，又有開明、新亞、北新、大東、正中，以及南京、長沙、北平和天津的書社、學社和出版社

⁴⁸ 民國十八年（1929）生理衛生課程暫訂標準，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卷11《生物卷》。

⁴⁹ 在此一課程標準中，唯一強調的另一個全國性疾病是肺結核，教材大綱中亦設專節討論「我國的結核病問題」。民國初年結核病的篩檢、防治、醫療，以及相關論述的社會文化意義，討論見 Sean Hsiang-lin Lei, "Habituating Individuality: Framing Tuberculosis and Its Material Solu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 *Bulletin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84 (2010): 248-279.

⁵⁰ 民國二十一年（1932）的課程標準規定初中三年皆修習衛生課，見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編訂委員會，《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頒行初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上海：中華書局，1936再版。

加入。⁵¹ 1929年暫訂標準一公佈，便有十多種新教本問世，有些書局不但出課本，還提供詳盡的教學指導書，協助教師補強新知。1932年正式課程施行，復有十家以上改版重出，中華、世界、大東等更推出不只一種生理衛生教本，可見各界的重視與投入。暫行和正式課程標準雖然在遣詞用字上稍有不同，但都將養成衛生習慣和健康身心放在首要教學目標，將人體的構造和生理知識排在其次，強調應從日常生活中引發學理的興趣。不過，若查教學大綱，卻仍以人體構造先行，衛生實作居後，而現存數十種教本，也大多依此順序編寫，祇是在行文介紹時，對生理機能的描述多寡不一，對衛生習慣則大多費心申述，尤其是與性行為相關的生活作息，更是不厭其煩，耳提面命。

莊畏仲和龔昂雲合編的《初中生理衛生學》，由薛德煊校訂，似是現存此時期教本中唯一根據課標定名介紹「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者。其餘教本，則大多直接以生殖訂立章名，依據性器構造、性器生理，和性器的疾病與衛生等順序介紹。莊龔二人的教本插圖豐富，並且大多和郭任遠先前教本同源。第十章〈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第一節「男女性的差別」中，先附圖介紹男女的內外生殖器官，指出發育之後，男性喉骨突出，聲音沈重，性情好動，女性則乳房變大，聲音清脆，性情好靜。然後強調，男性在春機發動期，「精神系統也起重大變化，感覺靈敏，色情發達」，「因此易患不正當的行為」，以致於「病態極多」。女性雖然生理上亦起重大變化，但性的衝動不如男子之強。不過，「女子稍受刺激，易起感應，男子則否」。至此，男女已不只是生理，還包括了心理、性欲和性情的差別。不過，他也說女子生產之後，尚須哺乳保育，因此「在種族上的責任，實遠過男子，但男女的智力，卻無甚差別」。⁵²

⁵¹ 除了初中生理衛生之外，1932年的課程標準在高中生物部分也包含不少性與生殖的規定，基本上是男生教性、女生教生殖。

⁵² 莊畏仲、龔昂雲，《初中生理衛生學》（上海：世界書局，1930初版，1933訂正四版），頁118-121。莊畏仲為上海執業醫生，曾著《健康術問答》（上海：大化書局，

莊龔的教本第十章第二節「性衛生」，雖然分為性器官的攝護、性的衛生，以及性器官的疾病三部分，但皆以教訓男子控制性欲為主。在兩頁近千字的課文中，除了講解女子月經不調和白帶過多等疾病時，說明應注意清潔、適當運動之外，其餘篇幅幾乎全在警告青年男子防範邪淫，剋制性的衝動。講到男子性器官的疾病，認為最普遍的就是遺精，稱會導致神經衰弱，生命危險。至於衛生保健，除應避免不良書籍和惡劣處所外，「身心兩方面都宜有適當的涵養，而高尚的德性，尤為剋制邪慾的基礎」。總結則強調：「須注意相當衛生，保護性器官的清潔，同時明瞭誤入迷途的危險，不可自己斲傷，斷送一生的健康幸福。」⁵³

作者對少年性欲的焦慮，可由散佈在其他各章中的言論窺知。第十三章〈內分泌與感情作用〉，有一小節名為「夢幻」，其中重申高尚理想與德性的重要，以免在青春發動期內，產生幻象，「言笑啼泣」，神態失常而不自知。⁵⁴ 第十四章〈疲勞與睡眠〉中，提醒克制七情六欲，否則睡眠難得暢適，主張培養高尚的道德行為，使心神暢快。第十六章〈家庭衛生〉談家庭教育時，再次強調注意性器官的衛生。第十七章〈疾病的管理與看護〉中談疾病種類，包括普通病、侵襲病、傳染病和遺傳病，前三種都只以一句話說明定義，唯獨在遺傳病部分，以五行將近一百字的篇幅，強調花柳病的危險將遺禍子孫。⁵⁵

這些課文，大多相當抽象，卻具有一種「魔鬼就在你身邊」的恐嚇力，使人讀來不能不提心吊膽，隨時儆醒。至於疾病種類，則多男怕精液流失，

1934) 和《神經衰弱的究竟》(上海：開明書店，1941) 等書。

⁵³ 莊畏仲、龔昂雲，《初中生理衛生學》，頁 118-123。

⁵⁴ 教科書作者雖以西方內分泌知識作論，但言及情志疾病，遣詞用字多與傳統中國醫書相同。尤其如「言笑啼泣」之類，乃古人用以形容夢與鬼交之症狀。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連，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⁵⁵ 莊畏仲、龔昂雲，《初中生理衛生學》，頁 161, 168, 181, 186。由於作者將花柳病視為遺傳病，在第十七章中申論，因此在第十八章〈傳染病預防〉中，反而未再多言，僅著重在法定傳染病的介紹。

女怕經帶毛病，並且男性是放在避免傷身，女性放在防範小產的脈絡。⁵⁶ 教本談及月經病，只說是因身體衰弱，憂勞過度，提醒應就醫治療，沒有像男子的遺精，放在道德修養的脈絡中討論，並對手淫防範有加。⁵⁷

對手淫、遺精和花柳病的焦慮，在此後各種教本和參考指導書中俯拾可得。顧壽白在此之前曾出版兩種生理衛生教本，皆未涉及生殖系統，這次他根據統一後的暫行課標編寫新書，由開明書店出版，首次將〈性器〉獨立列章，分為三節。在「性器的解剖」一節中，他羅列內外器官的中英文名稱，除稱「子宮 (uterus) 是一個洋梨狀的器官」之外，其餘皆未多言。在「性器的生理」中，則說明睪丸與卵巢的功能，並簡單敘述受精懷孕與生產的順序。而在「性器的衛生與疾病」中，顧壽白稱青年最易犯的惡習便是手淫，不但有損身體，並且害及精神，消磨體力，減少壽命。而性器的疾病中最可怕的就是花柳病，包括淋病、梅毒和軟性下疳，梅毒則是「最可畏的國民病」。⁵⁸ 魏春芝的《生理衛生學》，則建議少看色情小說，多

⁵⁶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對遺精的恐懼，及其中所反應的城市生活與經濟發展焦慮，討論見 Hugh Shapiro, "The Puzzle of Spermatorrhea in Republican China," *Position: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6.3 (1998): 551-596. 不過，該文中指出遺精被視為可以服藥醫治的疾病，和教科書中強調以修身養性預防，重點不同。

⁵⁷ 傳統中國醫學對手淫的禁忌並不明顯，教科書中的手淫焦慮，應自西方移植而來。學者的研究指出，雖然歐洲社會一向認為手淫有害無益，卻直到十八世紀才出現大恐慌式的反手淫運動，並認為與市場經濟的貪婪形象和私密閱讀的耽溺想像有關。而此風潮至十九世紀已經稍歇，唯佛洛伊德仍視之為惡習，稱將導致心理問題。見 Thomas W. Laqueur, *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03。有趣的是，Laqueur 指出十八世紀醫生與教育家皆認為手淫不分男女，而且他在說明私密閱讀習慣與手淫的關係時，多舉女性為例，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教本卻多環繞男學生作論，甚少表現對青少年手淫的憂慮。傳統中國醫學對手淫的態度，及其與近代移植西方焦慮時的關係，恐仍須深究。卜永堅在評介西方手淫史的著作時，曾從中文詞彙、中醫理論和中國道德體系三方面，分析中文史學界截至目前研究空白的現象。見卜永堅，〈手淫：大成問題？不成問題？——評《手淫：一個大恐慌的歷史》及《孤獨的性：手淫的文化史》兩書〉，《新史學》15.3 (2004): 227-244。

⁵⁸ 顧壽白，《開明生理衛生學教本》（上海：開明書店，1932），頁178。顧壽白為留日醫學博士。

多從事運動，並且「男女同學須互視如姊妹」。在說明生殖器的衛生與疾病時，全都環繞戒絕手淫、克制性欲作論，除了避免無聊枯坐、深夜不眠之外，經常以溫水清洗生殖器的理由，則是「以免積垢常存，刺戟（激）性器官」。整小節中唯一不涉及性欲望的保健，是說明女性白帶或月經不調，或因體質虛弱，或因憂勞過度，建議應多多休養。⁵⁹

這些教本，依據 1929 暫行課標，雖未以「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名篇，仍在申述衛生與疾病時強調了禁欲防淫的重要。1932 年正式課標頒佈，禁欲防淫的主題除在「青春時期生理之變化」，也在〈傳染病〉章「花柳病」一節中論及。次年，商務印書館率先發行一套三冊最新教本，由程瀚章執筆，同一年內至少有十種以上的生理衛生課本出版，除了包括過去教本即有的器官介紹、青春期第二性徵之外，各教本對遺精和花柳病的著墨也明顯增加。⁶⁰ 在談青春時期時，也有作者提醒讀者，原本即應注意避免惡習，培養高尚德性，何況國難當頭，青少年更應成為健康有用之份子。⁶¹ 程瀚章的教本對性的焦慮更是躍然紙上，稱經期或妊娠時性興奮會導致膽石，經期行房恐將來不孕，而談「生殖器病」，則首列遺精，嚴禁手淫，要求節制房事，並稱中國花柳病「瀰漫遍地」。其後在「神經系統疾病」中，則不論麻痺狂、脊髓癆、癲癇都歸因於梅毒，手淫則被視為神經衰弱的重要病因。⁶²

雖然程瀚章的套書一如前此之教材，對青少年的欲望和禁戒，言之鑿鑿，但在「性」之外，他似乎對生殖知識更為關注。他沒有依據 1932 的課標，直接在第一冊以〈青春時期之生理變化〉名篇，而是將生殖器的構

⁵⁹ 魏春芝編，經利彬校，《生理衛生學》（北平：著者書店，1932.8），頁 108-109。

⁶⁰ 程瀚章，《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⁶¹ 龔昂雲，《龔氏初中衛生》（上海：世界書局，1933）第一冊，頁 155-156。

⁶² 程瀚章，《衛生學》第二冊，頁 101 談遺精，稱重症者即使「白天醒覺，精神感動時，也可遺精」，推測「精神感動」應指性興奮。頁 96-97 談經期妊娠精神感動將得膽石。花柳病問題，見頁 104-105。在「神經系統疾病」中談梅毒與手淫，見頁 105-113。

造、生理和疾病，在第一二冊分立三章說明，在第三冊則遵照課程標準，再立〈婦孺衛生〉專章。其他遵照相同標準編寫、在當年出版的教材，也都設有此一專章，但多依循課程標準的規範，講述「孕產婦死亡之原因及預防」、「嬰兒死亡之原因及預防」，以及「學齡前兒童之保健」三項重點。程瀚章的教本卻從女子幼年時期的保健談起，然後分五節，依序說明月經、妊娠、分娩、產褥，乃至絕經期的衛生，最後一節才講嬰兒死亡的原因和預防。他將產兒維護的源頭，推回其所從出的女體，同時，也將女性的身體及其攝護，放在產育的脈絡中詳細介紹。

程瀚章鼓勵少女溫和健身，反對劇烈運動，以免妨害生育能力。在教本中安慰少女，經期中腹痛、腰痛，甚至偏頭痛和頻尿，都是正常現象，不必驚慌。⁶³ 講述經期衛生時，他教導製作月經帶的方法——以丁字褲固定乾淨的紗布和棉花，是民初以來課本首見。他也是第一位聲稱月經會影響婦女性情、神經敏感、導致犯罪的作者。此外，他的教本首次出現對「絕經期」的戒慎恐懼，稱將發胖、易患子宮癌腫和子宮內膜炎，還會導致精神劇變，並建議應效法歐美婦女請求醫師檢查生殖器，及早醫治。⁶⁴

程瀚章在上海開業行醫，受邀擔任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的編輯委員，1926年接手主持該刊「醫事衛生顧問」專欄，並自1930年起每期負責撰寫一篇「關於家庭醫藥衛生、婦女生理病理」的文章，可說是生理衛生的推廣達人。不過，他所推廣的醫藥新知有特定面向，除了極力反對中醫和成藥之外，也一改之前專欄顧問積極答覆性欲問題、房事困擾的風格，而以家庭實用照護知識為主。他對過去熱烈討論的節育議題，也反應冷淡，

⁶³ 計泗華，《初中生理衛生學指導書》（上海：世界書局，1932），頁222，引薛德燭《生理學》介紹月經時，也曾提到「精神很容易興奮，往往發生頭痛、腹痛、腰痛和腿骨痛等病症」，但沒有說會性情變化，乃至犯罪。

⁶⁴ 程瀚章，《衛生學》第三冊，頁85-86。此種對絕經期的看法為當時其他教本所無，卻為1948年以後在台新編教本所沿襲。

讀者來信詢問避孕方法，只建議以節欲為上。⁶⁵ 程瀚章在初中生理衛生教本中所傳達的，似乎和宋崇義的宣言一樣，是一種親「生殖」而遠「性」的態度。他的大部分意見，在為大東書局編纂的簡易版中也可窺見，並為後來劉懷翥等人編輯的教本所採用，只是不見經期精神劇變導致犯罪之類的說法。⁶⁶

程瀚章之外，龔昂雲和薛德焞也都是生理衛生課本的常見寫手，在不只一家書局出版超過一套以上的教科書。龔昂雲與莊畏仲合編教材之後，又根據 1932 年的正式課標，另出《龔氏初中衛生》一套三冊。⁶⁷ 這套課本的校訂者洪式閻，在同一年也為世界書局編寫了《洪氏初中生理衛生學》。⁶⁸ 洪式閻在此之前曾任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長，另與人合編《醫學常識》，計泗華為莊龔二人的教本編寫教授指導書時，便曾參考引用，指出最常見的男性器官疾病，正是遺精，而攝護之法，首重禁戒手淫，節制房事，可見此說普遍獲得醫學和教育專家的認可。⁶⁹ 而莊龔二人合編教材

⁶⁵ 《婦女雜誌》(1915-1931)與《教育雜誌》(1909-1948)、《東方雜誌》(1904-1948)號稱商務印書館三大新式雜誌。學者或將《婦女雜誌》分為草創、成長、復古、再興四期，見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u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1984): 37。而程瀚章開始參與的時代，正好是編輯人事波動，重返保守路線的「復古期」。程瀚章主持《婦女雜誌》「醫事衛生顧問」的風格與特色，討論見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2004): 145-168。

⁶⁶ 程瀚章，《初中衛生教本》，上海：大東書局，1933.2；該書僅一冊，沒有〈婦孺衛生〉章，但在最末附錄：〈性知識與性衛生題綱〉。劉懷翥編輯、周宗琦校，《初中衛生學》，上海：北新書局，1933.8。

⁶⁷ 龔昂雲編著，洪式閻校訂，《龔氏初中衛生》，上海：世界書局，1933.7-11。

⁶⁸ 洪式閻編著，《洪氏初中生理衛生學》，上海：世界書局，1933.9。洪式閻(1894-1955)為中國寄生蟲學的開拓者，1917年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曾先後赴德美兩國進修，1929年獲日本醫學博士。1924年1月至1925年8月曾任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長。

⁶⁹ 計泗華，《初中生理衛生學指導書》(上海：世界書局，1933)，頁227。其中說女子最常見之性器官疾病則為白帶與月經異常。計泗華指導書中關於性與生殖的內容，幾乎全為江棟成、徐志敏編，華汝成校，《初中衛生參考書》(上海：中華書局，1936.2-3)所抄錄，字句段落皆同。但計泗華是在每一段說明文字後便附上參考資料來源，江徐的書則僅在最末羅列參考書目。

的校訂者薛德焯，除另曾兩度校訂陳雨蒼編輯、正中書局出版的教材外，也曾至少親自編撰過三種初中生理衛生課本，分別由新亞和北新書局出版。⁷⁰ 薛德焯的兩種新亞教本，序言分別誌於浙江大學和江陰書齋。北新教本的編輯大意，則誌於鎮江中學生物館，同時聲明出版之前，曾在江蘇南菁學院和江西湖北江蘇各校試教，確認合適，才正式付梓。推測他應當一直在江浙一帶任教，並且教本頗受肯定。⁷¹

薛德焯1932年首度出版《初中生理衛生》，附了一篇長達四頁的序文，說明二十多年來懸念編書，最近三年著手進行。他考察教學環境的限制，調查學生修習的成果，並收集分析眾多教材，終於完成自豪的新本。其中第九章名為〈生殖〉，總共六頁，第一節〈生殖與種族〉三頁，簡單介紹生殖器官的名稱、形狀與功能後，便在第二節〈男女的區別〉中另以三頁篇幅，從內分泌的影響出發，分形態、生理、精神、病理，乃至社會角色，全面論述兩性的差異，而其核心，則在女體的產育功能：

藉著間質細胞的內分泌作用，使男女在形態上，精神上，病理上，發生差異。但其差異都根據於女子有懷胎，育兒的兩種原則。現在分別來說：

形態上的特徵 女子的顱部比面部發達，腰幅比肩幅大，胸狹而腹長，乳房發達，脂肪組織較多，腳短，胴部重心在下方，位置比較的安定。男子便不是如此，面部比顱部發達，肩幅比腰幅大，胸寬

⁷⁰ 薛德焯編輯，《初中生理衛生》，上海：新亞書店，1932.8；薛德焯編輯，《初中衛生》，上海：新亞書店，1933.8；薛德焯編，《北新生理衛生》，上海：北新書局，1933.2。另參與校訂者，如陳雨蒼編著，薛德焯校訂，《初中衛生》，上海、南京：正中書局，1935.7-12；以及陳雨蒼編著，薛德焯校訂，《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南京、贛州：正中書局，1936.8。前者是依據1932課標，一套三冊，後者則根據1936減輕負擔方案，僅一冊。

⁷¹ 《動物學雜誌》1957年02期，則曾記載上海生物學界舉行林奈紀念會，便是由「華東師大薛德焯教授主持」。

而腹短，腳長，骨骼頑強，肌肉發達，位置却不穩定。所以女子是靜止的，有便於懷胎和育兒的構造。男子是活動的，有便於奮鬥和抵抗的構造。

生理上的特徵 女子的肌肉懦弱，容易疲勞。呼吸數，脈搏數，和體溫，超過男子。赤血球少，聲調高。行胸式呼吸。到青春期，每隔四週，全體器官變弱，精神上起變化，排泄混有多量粘液的血液，叫做月經。男子的特徵，便是聲調低，因須多取食物和空氣，所以胸廓，肺臟，胃，腸，特別發達。同時呼吸空氣的鼻腔，咀嚼食物的口腔，也比女子發達。

精神上的特徵 女子的記憶力很強，對於藝能，容易熟練。但是不善於理解，應用和計劃。愛情深而同情心強。長於談話和交際，但極易被感情驅使。意志不堅決，而主我的觀念太深。所以最適合的，是男子做社會的中心，女子做家庭的中心。

病理上的特徵 女子因生產關係，產婦人科病較多。此外像希斯忒利阿，乳癌和肺結核也很多。但是很少患胃癌和色盲的。男子因為在外面活動，所以受傷，傳染病，煙酒病和性病比較的多。

男女分業和協力 從多方面考察，男女各有所長。大體說起來，男子適於在外，從事於用肌力和精神的職業。女子適於在內，對於管理家事，哺育子女，很是相宜。因此就有分業問題發生了。總之社會和家庭，國民和兒女，都與人類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男女應當協力一致，盡其發展人生的責任。⁷²

根據薛德焄的說法，不論從形態、生理、精神、病理各方面來看，女性的身體都是為了生養子女而發育成形，因此，她的社會角色，自然應該配合生物機能，才能達成她應盡的責任。外觀上，薛德焄從頭部、軀幹（包

⁷² 薛德焄，《初中生理衛生》（上海：新亞書店，1932），頁91-94。

括腰肩胸），講到乳房和腳，最後指向活動力的差別，認為女子是靜止的、安定的，便於懷胎與育兒，男子則是活動的、不穩定的，便於奮鬥與抵抗。他描述男性身體的辭彙多帶有健壯等正面意義，如「骨骼頑強，肌肉發達」。雖然女子生養的負擔，應該也需要力氣，但薛德焄並未賦予女子健壯的形象。反之，他說女子的肌肉懦弱，容易疲勞，相較於數度以「發達」形容男子的胸廓、肺臟、胃腸，乃至鼻腔、口腔，不可同日而語。

男強女弱的分野，在談精神和病理特徵時，則是以缺席書寫的方式傳達出來。介紹精神特徵時，薛德焄只談女子擅長和不擅長的項目，在批評女子不善理解、應用和計畫，並且感情用事、意志不堅、主觀太深之後，便下結論稱：「所以最適合的，是男子做社會的中心，女子做家庭的中心。」由於他完全沒有分析男子，不免給人一種男子沒有不擅長的項目，因此理應擔任社會中心的印象。反之，在介紹病理特徵時，薛德焄敘述男子疾病，一一說明情境因素，介紹女子疾病時，除產科婦人病之外，皆未提供理由，加以他首次在教本中主張女子易患「希斯忒利阿」症（hysteria），也加強女子比男子體弱易病的印象。

男女終究發育成截然不同的兩種人，這種說法，在宋崇義最初設立生殖專章的課本中，還不明顯，但莊畏仲和龔昂雲的教科書中便已提出。至1932課標規定介紹青春期男女生理變化之後，各教本更大多收錄。如鄭勉、顧鍾驊、華阜熙三人合編教本，便稱發育之後，男子肌肉強健，理解力發達，志向遠大，好活動，喜社交，而女子則肌肉柔軟，記憶力發達，富同情心，愛好清潔和優美。⁷³ 不過，像薛德焄這般從內分泌出發，以產育的女體為基礎，步步為營，環環相扣，全面申論性差，強調男強女弱的本質，在初中教本中並不多見。⁷⁴

⁷³ 鄭勉、顧鍾驊、華阜熙編，華汝成校，《初中衛生》（上海：中華書局，1933.8-1934.5），第一冊，頁83-84。

⁷⁴ 程瀚章和顧壽白皆為醫學背景，薛德焄則為動物學家，知識基礎或許也影響他們撰寫生理衛生教科書、鋪陳男女之別的角度。薛德焄的說法，在同時期的性教育書刊中也

薛德焯在〈生殖〉章中立節申論男女之別，正是要強調女性身體的產育功能，並由此生理特徵劃定其社會角色。然而，他接著表示這就發生了分業問題，似乎他所主張的性別社會分工，並不完全符合當時代對男女的期望與論述？一方面，他從內分泌的作用出發，企圖展現科學新知的客觀真理，另一方面，卻似乎也瞭解自己的言論可能引起質疑？至此，性與生殖的拉鋸，從清末男女可否共學，蔓延到社會分工的性別區隔問題。

薛德焯 1933 年另外由新亞書店出版的教本，一套三冊，依據 1932 年最新課標編寫，獲教育部審定通過。在第一冊第十章〈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中介紹發育時，便刪除了兩性社會分工的言論。不過，他從內分泌出發，論證男女之別的策略並未改變，而且，還在女體為產育而成長的此一論點之外，加上了女子比較像小兒的說法：

所謂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就是繼生性徵的表現。這種變化的原則，根據於下列兩點：

第一點 女子是靜止的，有便於懷胎和育兒的構造；男子是活動的，有便於奮鬥和抵抗的構造。

第二點 女子比男子多保存小兒——青春期前——的構造

……就第二點說：女的骨骼，型式比男的小。頭大，腳短，顱部比面部發達，以及骨骼細弱，肌肉柔軟，皮膚細膩，喉小而聲帶短，呼吸數、脈搏數、和體溫，都超過男子，這都表示女比男多保存小兒時代的構造。⁷⁵

可見，如生物學家出身的周建人，在其《性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一書中，即從精、卵、體型談到男女性格與分業之別。討論見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Chapter 2 "The Passive Sex: The Naturalization of Gender Distinctions," pp. 14-61。

⁷⁵ 薛德焯，《初中衛生》（上海：新亞書店，1933.8），第十章〈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頁 113-116。

薛德煊對性差的論述，一以貫之，並不限於產育的臟器軀幹，如腰腹臀乳，而是以生殖的身體為基礎，全面論證男女之別，包括呼吸模式、聲帶、脈搏，最終則暗示女性的發育未臻成熟，甚至可能較諸男子離文明進程稍差一步。

（四）戰爭前後與減輕負擔方案

蓬勃的出版業，在 1932 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被炸之後，並未稍歇。前引顧壽白的兩種教本皆在 1932 重印，封底版權頁的一半為「國難啟事」，說明該年一月二十九日商務在上海的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和書房均遭日軍炸毀，但因各界盼盡快恢復，因此不得不勉為其難，「將學校需用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不能盡如原式」。⁷⁶ 從書局廣告看來，教本可謂需求孔急，然而，1932 年的課程標準總時數甚多，學生負擔繁重，僅以一套三冊的生理衛生教材論，對當時的新型態學習者初中學生來說，似乎難以負荷。因此，教育部在 1936 年頒佈減輕課業負擔方案，其中初中生理衛生課程標準也作了大幅修訂，將原來三年的內容，刪減為一年授畢。每週一小時的課程中，僅上學期的「人體概論」（遺傳、胚胎、發育，及生活機能等之概述）涉及生殖知識，下學期的「學校之衛生設施」（包括健康教育、保健、環境衛生、預防傳染病等）稍微觸及性病防治。對於青春期的發育行為與責任，談得不多，至於婦孺衛生，則完全不見蹤影。雖然新增了一項「心理衛生」，但因課標中並未明確指示教學內容，因此是否涉及性的心理衛生，也由課本作者自行決定。總的來說，性與生殖的知識，不論質或量，和 1932 年的課程標準相比，皆已大幅縮編。

⁷⁶ 不過，戰時重印，一版的數量大概不多。以顧壽白《現代初中教科書生理衛生學》為例，1923 年 7 月初版，九個月後，1924 年 4 月為第五版。但商務遭到轟炸後，版權頁則稱 1932 年 5 月是為「國難後第一版」，1932 年 10 月卻已是「國難後第四十版」。

依據減輕方案出版的生理衛生教本和自修參考書，仍達十多種，但絕大部分皆如課程標準所示，在〈人體概論〉一章以發生學的角度說明胚胎發育與遺傳，頂多加一句：「生殖機能，主由男子睪丸和女子卵巢所組成」，⁷⁷不再涉及生殖器官的發育，或青春時期性的欲望與責任。其中僅世界書局出版的袁舜達教本仍列專節介紹「青春時期生理的變化」，並襲用莊畏仲和龔昂雲教本中的人體裸圖，從生殖器官的發育、外表性徵、性格精神，乃至特長與責任等各方面，說明男女之別。他因襲薛德焯等人的說法，指出男女發育之後，身體和精神各方面的差異，並且在教本中強調，青春時期影響將來個人與國家民族前途，因此少年男女應認清自己的責任，留意身心，切勿斷傷，並且應發揚自己性別的特長，為國家民族復興謀福利。⁷⁸

毛震偉的教本僅一冊，稱依據「初級中學課程標準」，卻包括婦孺衛生專章。但 1936 減輕方案課程標準，已將性與生殖全部刪除，婦孺衛生是在 1941 再度修訂才放回。毛震偉的教本，在內容上，稍微提及內分泌影響發育，造成男女性差，卻將「婦女衛生」獨立成章，詳細介紹經期、妊娠、產褥，甚至絕經期的衛生等，可說是依據 1932 課標的精簡版，且著重生殖的部分。⁷⁹

如此看來，性與生殖的內容，在減輕課業負擔的考量下，首當其衝。教育主管機關將之全數刪除，而編撰教本的作者，則依據個人的理念，選擇在不同篇章中或納入青春發育的性知識、或強調內分泌影響男女性差、或集中教導女性保養產育的身體。性與生殖，各取所好，申論發揮。

⁷⁷ 陳兩蒼編著，薛德焯校訂，《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頁 1-15。

⁷⁸ 袁舜達編著，《初中新生理衛生》（上海：世界書局，1936.9），頁 89-96。男女之別，包括身心兩方面。男子到了十五六歲，身體方面，鬚髮盛旺、腋下陰部生毛、喉部甲狀軟骨突出、聲帶加長、聲音變粗、肌肉可見雄壯美，並且睪丸開始產生精蟲、性欲顯著。在精神方面，則理解力發達、志向遠大、好活動、喜社交。而女子，到了十三四歲，開始排卵、月經來潮、骨盆發達、脂肪豐滿、腋下陰部生毛、乳房突起、身材可見曲線美。在精神方面，則是記憶力發達、富於同情心，並且愛好清潔和優美。

⁷⁹ 毛震偉編，《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9，初中複習叢書。

這一份減輕方案的課程標準公佈不久，教育部便為了「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在 1939 年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討論重訂課標，其中雖然將原本的初中植物學與動物學再次合為博物一科，但生理衛生並未納入。1941 年最新標準公佈時，生理衛生仍獨立成科，並且增加為兩學年的份量，教材大綱規定二年級的「人體概論」應包括講授人體發育及體重、身長，三年級「慢性傳染病之認識、預防及管理」應包括花柳病。此外，不但恢復了「婦孺衛生」，還增加「種族衛生」，皆獨立成章。從這份課標看來，戰時政府的關懷在於種族繁衍與婦嬰保護，而非青春時期的性教育。

根據 1941 課程標準出版的教材，目前所見較少，或許因為戰爭時期新撰編纂不易。這份戰爭時期的課標，也未影響深遠。不久，抗戰勝利，教育部重啟修訂之議，歷時三年，於 1948 頒佈新標準，卻因國共內戰，未及施行，一套新法，到了台灣才開始影響另一代青少年男女，已是後話。⁸⁰

三、性與生殖拉鋸中的科學知識與性別

綜觀二十世紀上半葉初級中學生理衛生教育，性與生殖之間的拉鋸似乎一直存在。在這孰輕孰重的拉鋸中，知識份子透過出版，將教育主管部門認可的科學新知傳授給一群新型態的學生。這些學生在當時的人口中，絕對是少數，目前所知新學制頒佈後次年，全中國的初中男生約十萬人，女生僅三千多人。⁸¹ 但他們正值發育年齡，即將長成男人女人，數十種生理衛生教本等待著他們。這些教本帶著客觀真理的面貌，藉由文字與圖像，

⁸⁰ 現存 1948 至 1949 首見的初中生理衛生課本，多為上海、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地新華書店出版之臨時教材，由共產黨支持編纂，未依 1948 新頒課程標準撰著。筆者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閱覽時，其數位典藏分類稱之為「根據地時期教本」。

⁸¹ 根據陳啟天的統計，1923 年時中學男生 100136 人，女生 3249 人。即使將同級異制的師範生計入，男生加上 31553 人，女生 6724 人，總共也不到十五萬人。見陳啟天，《近代中國教育史》（台北：中華書局，1970），頁 264-266, 306-308。討論見 Paul J.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p. 86。

嘗試建立他們的性別認同與社會角色，以期代代相傳，擴大影響，建立新的國度。

（一）性差與平等的弔詭

民初新編教本，即使沒有性與生殖專章，也會因介紹人體生長發育時的變化，在不同篇章提到男女生理差別處。舉凡骨盆男小女大，肺活量男大女小，聲帶男寬長而女緊短，故音調男低女高，以及排汗量和排尿量皆男大女小，但脂肪男少女多，甚至男性以腹式呼吸而女性以胸式等等，不一而足。宋崇義的教本，除在新設的〈生殖系〉章中，說明內外器官的差異，也在其他篇章提及男女生理之別，並且比早期教本又多了一些，例如增加了男子之腦較女子稍大的說法。⁸²

事實上，男女的生理差異，是生理衛生教本的共識，不論是否收入生殖專章，或多或少都會在介紹其他系統時，指出男女身體組織結構的不同之處。加入性的發育和青春期變化後的教本，更逐漸出現兩性在心理和性情上區別的說法。前引莊畏仲和龔昂雲的書，除在各章說明男女脈搏快慢、聲帶寬緊、體脂多寡和呼吸方式的不同，也加上了男好動、女好靜，男性色情發達、女性易受刺激等意見。另外，又稱青春期女子特多貧血和萎黃症等。疾病之性差，在各時期教本中也都略有所見。即使是減輕負擔方案和戰時教本也包括，如牟鴻彝編教本稱血友病祇發於男子，糖尿病也是男多於女，反之女子多患臟躁病等。⁸³ 不過，這些差異，不論是形態、生理、心理或疾病，大多以羅列的方式陳述，教本作者並未鋪陳一套說詞，將彼此串連，也少延伸到身心以外的面向。莊畏仲和龔昂雲更在指出腦容量男大女小之後，特別表示，儘管如此，男女的智力並無不同。

⁸² 宋崇義，《新中學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78。

⁸³ 牟鴻彝，《初中生理衛生學》下冊（上海：北新書局，1946），頁48。

顧壽白在 1923 和 1926 先後出版了兩種內容不盡相同的《生理衛生學》，都沒有介紹性與生殖知識。不過，這兩本商務教本的其他各章，對男女區別卻頗多著墨。除了過去提到男女骨盆、肺活量、排泄量、呼吸法不同之外，他首次稱男女嗅覺有別，並以人獸相對作論：

人類的嗅覺，小兒最敏，婦人次之，男子最鈍。獸類的嗅覺，比人類銳敏，其中犬的嗅覺，更是特別發達，狩獵和偵探，時常用犬，就是利用犬的嗅覺。⁸⁴

這個說法，不見於前此的任何教本，遍尋早期教本的歐美日源頭書中也無，不知從何而來，卻為後來部分教本因襲。⁸⁵ 而鄭勉等人 1933 年的教本，更從野蠻與文明的對立面發揮，將性別與文明進程並列，男女置於不同位階：

嗅覺的銳敏度，隨性別、年齡和文明程度而異。普通兒童比成人銳敏，女子比男子銳敏，野蠻人比文明人銳敏。⁸⁶

此類以女子較男子接近原始狀態的說法，和薛德焯主張女子更近似小兒的言論雷同，都帶有將生理性差的「科學知識」引伸至社會論述的意味。嗅覺之外，呼吸方式也被薛德焯視為文明進程的表徵，他說：

在文明人種，婦人主用肺之上部，男人大概專用下部。在野蠻人種，則無此差異。⁸⁷

⁸⁴ 顧壽白，《現代初中教科書生理衛生學》，頁 143。

⁸⁵ 如張起煥編、陳映璜校，《新中學生理衛生學》，上海：中華書局，1926.12。

⁸⁶ 鄭勉、顧鍾驊、華阜熙，《初中衛生》，頁 80。

⁸⁷ 薛德焯，《北新生理衛生》（上海：北新書局，1933），頁 49。

至於為何男女呼吸會有腹式胸式的差別呢？他仍從女體的產育特徵分析：

一旦懷胎以後，腹部膨大，便會壓迫隔膜致呼吸困難，假使女子的胸廓，和男子同樣的堅固，便不能充分行胸呼吸——肋骨呼吸，因此女子的肋軟骨，並不硬化，其他關節也很自由。極適於胸式呼吸。⁸⁸

薛德焯的本質差異論，將人按著野蠻人、文明女人和文明男人的位階排序，而忽略了「野蠻女人」也會懷胎生子，恐怕呼吸方式亦有區別的可能。同時，也影響他對男女分業的看法，提出男子為社會中心，女子為家庭中心的主張，卻未必為同時代其他作者所認可。計泗華的《初中生理衛生學指導書》，是莊畏仲、龔昂雲合編教本的教師手冊，兩者同為世界書局出版，相差一年。計泗華在〈編輯大意〉中強調，莊龔之書已說明者將略，而著重於補強其中所無的新知。為了呼應莊龔教本中男女智力無別的说法，計泗華更舉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研究，表示歷史上女性成就不如男性，和腦的輕重無關：

看近日學校中男女學生的成績，自小學以至大學，男女為受同等的教育，女子的成績並不弱於男子，有時反較男子為優。近日的智慧測驗，也說女子的分數，與男子相彷彿，所以說女子的智慧，根本劣於男子，並無充分的根據。華特生（J.B. Watson）說女子的成就，所以不及男子，是因為她們有後路可退的緣故。女子在大學畢業之後，未嘗不想做點事業，但在事業中偶受挫折，便去結婚，結婚之

⁸⁸ 薛德焯，《初中衛生》（上海：新亞書店，1933.8），第十章〈青春時期之生理的變化〉，頁114。

後，因為家務的緣故，不能盡力於事業，以前的工作，只好半途而廢，所以在事業上便不能與男子比美，歷史上大人物所以男多於女，大約是這個原因（見吳景超著《社會的生活基礎》）。⁸⁹

其實，計泗華的教授指導書在介紹生殖系統時，也曾參考薛德煊的《生理學》，卻在解釋女性的社會角色時，採用了吳景超的說法。不過，他雖有意突破從生理本質論證男女社會角色的論述，卻似乎因社會實況而頗顯左支右絀。江棟成和徐志敏的參考書，因襲計泗華的說法，故而對傳統女性發展的困境，也傾向從社會形塑而非生理決定的角度詮釋。生理性差與男女平等，都是當時代的新知識，卻在教本中呈現弔詭的拉扯。

（二）政府與社會的競合

薛德煊的男女分業說，雖在他 1932 年的教科書中便已出現，在 1933 年教育部審定通過的課本中卻不見蹤影。這是因為他自覺不合時宜而改弦更張，還是在審查過程中遭到刪除呢？資料闕如，難以確知。不過，教育部作為一個公定的標準，卻自民初以來即非常清楚。

各書局對教育部標準的重視，可從課本多標榜「依教育部令」編纂而知。華文祺編，戴克敦、姚漢章、陸費逵閱的《中華中學生理教科書》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第一本中學生理衛生教本，便在〈編輯大意〉中說：「分量多寡，遵教育部定章支配，不蔓不溢」，又稱：「生理與衛生，本相連貫，教育部定章，生理兼課衛生，本書於每章之末，附論關於本章之衛生，持論力求扼要，既遵部令，尤便實用。」⁹⁰ 言必稱教育部之令，可

⁸⁹ 計泗華，《初中生理衛生學指導書》，頁 223-224。

⁹⁰ 華文祺編，戴克敦、姚漢章、陸費逵閱，《中華中學生理教科書》（上海：中華書局，1913 初版），本文所引為 1921 之第十八版。

調尊而後行。留英格致科學士、文藝科碩士王兼善所編《生理及衛生學》，也在〈編輯大意〉中說明：「是書依據教育部令編寫，專為中學校女子學校及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之用。」⁹¹ 民初部令詳情，目前查無可考，但部分教本特地標明「依部章編輯，採三大系統」的說法，顯示教育部對生理衛生教材的內容，應有最基本的要求。⁹²

以官方為準的態度，也反映在書局將教育部審定批語當作促銷課本的手段上。日本醫家吳秀三的原著譯本，光緒三十二年（1906）初版，至清亡已六版，現存民國元年（1912）的第十版中，有教育部審定批語，稱：「是書體例精當，譯筆亦簡要明晰，准作為中學及師範教科用書可也。」⁹³ 這類批語，正是民初教科書特有的風貌。如孫佐編譯日本三島通良著作而成的《生理衛生新教科書》，清宣統三年（1911）便已出版，其後陸續發行，至民國 12 年（1923）已經二十二版，其間曾經修改，教育部批語便稱讚：「查是書所擬改之處，頗多切當，足見該館用心不苟，殊堪嘉尚，應准繼續審定，作為中學校及師範學校教科用書。」⁹⁴ 又如杜亞泉和凌昌煥合編的《共和國教科書生理學》書末教育部批語稱：「是書體例妥當，解說明暢，堪稱教科書善本，准作為中學校教科用書。」⁹⁵

⁹¹ 王兼善編，《生理及衛生學》，〈編輯大意〉。

⁹² 顧樹森編輯，吳家煦校閱，《新制生理學教本》，〈編輯大意〉。

⁹³ 吳秀三原著，華中祺、華文祺譯著，《中學生理衛生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6 初版，1912 第十版。最近武漢藏書家公佈所收清末初版，後附光緒二十八年袁世凱的通告，消息見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lishi/2012-02/15/content_4809969.htm。2012/4/25 查詢。從報導內容看來，該版除封面標明「學部審定」之外，與目前藏於台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的第十版，大同小異。民國之後根據教育部令修訂部分，需看到原書才能判斷。

⁹⁴ （日）三島通良著，（紹興）孫佐編譯，（紹興）杜亞泉、杜就田校訂，（吳江）凌昌煥修訂，《生理衛生新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 初版，1923 二十二版。經查，三島通良，《中等生理衛生教科書》（東京：金港堂，1904 初版，1905 修正二版），內容和孫佐編譯此書一模一樣，應即此教本之日文原本。而教育部批語中所稱「擬改之處」，或即因應日文原本修正而來。

⁹⁵ 杜亞泉、凌昌煥編纂，《共和國教科書生理學》，書末版權頁。

這類批語，有時印在第一頁，有時登在版權頁，有時則載錄於〈編輯大意〉中，搭配封面「教育部審定」字樣，證明內容可供信賴。而「准作中學教科書之用」的文句，也說明這個時期或無詳細課程標準，是採各書局先編後審的作法。一般而言，教育部批語多針對體例文字作論，偶爾也會稱讚插圖。如吳冰心編纂的教本，書末為凌昌煥修訂的《生理衛生新教科書》打廣告，廣告詞就是教育部對該書的批語：「是書體例精當，陳說明晰，圖畫顯朗，衛生及實驗各條尤為切實，准予審定，作為中學校教科用書。」⁹⁶ 直接將批語作為促銷課本的廣告，以教育部權威為教材的編排、知識、插圖以及適用性背書。

新學制施行之後，各教本大多採取在編輯大意中說明根據部頒新制撰寫，不再將教育部批語作為廣告。除了顧壽白 1926 初版者外，連早期審定字樣也難得一見。儘管如此，各教本遵行「部頒」的程度仍有差別，除約有三分之一並未標榜教育部之學制、課程標準或審定外，最明顯的，便是並非所有教本都照課綱規範，依冊別列專章講授性與生殖的生理衛生知識。糜贊治所編教科書，一個版本在封面印有「教育部審定」字樣，另一版本則在編輯大意中稱依據教育部 1929 年暫行課標編輯，卻都無〈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僅在〈全身的生理〉一節中說明人生的時期包括「春情發動期」，便未再多言。⁹⁷ 成士杰的教本在緒論中表示個體總會死亡，

⁹⁶ 吳冰心編，凌昌煥校，《實用教科書生理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初版，1926 第十版），書末廣告。凌昌煥此書目前已不得見，推測內容或與吳冰心此教本類似。

⁹⁷ 糜贊治編，華文祺校，《新中華生理衛生》，上海：中華書局，1930.7。此本藏於台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另外，上海辭書也有一本，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但出版資訊稍異：糜贊治編，華文祺校，《新中華語體生理衛生教科書》，上海：新國民圖書社，1930.7。不過，糜贊治的教本羅列眾多參考書目，比較類似民初的教本，而與此時期的風格稍異。也有可能，該教本是先前已著手編寫，但在教育部頒佈暫訂標準後才出版的。其中所列參考書目，包括湯爾和《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學》，濱幸次郎《普通生理衛生教科書》，柳川福一《生理衛生學粹》，三省堂《學生之生理衛生》，越智真逸《最新生理學》，福原義柄《社會衛生學》，以及 Thomas H. Huxley,

若要維持種族，須賴生殖作用，卻未在課文中介紹生殖系統。⁹⁸ 朱茂庭的教本，雖包括了性與生殖，但篇名為〈生殖與生殖器官〉，既未依照 1929 年的暫訂標準定名，也未特別強調「春機發動期」或「青春期」。⁹⁹ 程瀚章 1933 年在大東書局出版的《初中衛生教本》，未依前一年公佈的正式課標編排，而是在書末附錄：〈性知識和性衛生題綱〉。¹⁰⁰ 李約、洪式閩，以及薛德煊 1933 年在北新書局出版的教本，則對性與生殖的議題保持沈默。¹⁰¹ 不過，薛德煊、洪式閩、程瀚章等人參與編纂和校訂的課本不一而足，如前所述，其中不乏新穎豐富的性與生殖知識。如此看來，部分教本未按課程標準納入「青春時期的生理變化」或「性的發育行為與責任」等特定篇章，除了作者的偏好之外，也可能是書局多元出版、區隔市場的考量。¹⁰²

教育主管機關的影響力，也可從專有名詞中譯的處理一窺究竟。早期生理衛生教本多譯自外國，作者參考不同書籍，在為各種科學術語定名時，難免取捨不一。如謝洪賚譯自美國教科書的《生理學》，光緒三十年

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 和 Haviland, M. S., *Modern Physiology, Hygiene and Health*。涵蓋中日英文著作，反應當代生理衛生知識的來源。其中柳川福一和三省堂的課本，在同時代的台灣也作為中等學校教材，並沒有性與生殖專章。至於越智真逸的著作，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版本，是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實用解剖生理衛生》（東京：星野書店，1934），比糜贊治教本時代還晚，推測糜贊治此處所引應另有所本。

⁹⁸ 成士杰，《生理衛生》，天津：百城書局，1932.8。

⁹⁹ 朱茂庭，《人體生理衛生學》，南京：南京書局，1932。

¹⁰⁰ 程瀚章，《初中衛生教本》（上海：大東書局，1933），僅一冊，也未照 1932 課標。但他另一套《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初版，1933.9 第三十五版），共三冊，則皆依照課程標準編寫，性與生殖內容豐富。

¹⁰¹ 李約，《生理衛生學》，北平：文化學社，1930.9 第四版；薛德煊，《北新生理衛生》，上海：北新書局，1933.2；洪式閩，《洪式初中生理衛生學》，上海：世界書局，1933.5。

¹⁰² 戰後台灣修訂課綱時徵集中學師生意見，確實曾出現反對性與生殖專章的提案。討論見 Jender Lee, "Sex and Reproduction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Textbooks—Post-War Taiwan and Beyond"。二十世紀前半各書局考量市場區隔，是否反映當時也有學校希望採用不含性與生殖專章的教本，則有待深究。

(1904)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譯例〉中表明：「本書所用生理學名目，多準《省身指掌》《全體闡微》等書。病名準嘉尹二氏合著《中西病名表》。化學名目準《傅氏化學名目表》，然亦兼採東文及新定名目。」最後，並以日本「生理學」一詞譯定 *physiology*。由於參考來源頗多，為免同詞異名，謝洪賚特別在書末附中西名目對照表，以便比勘。¹⁰³ 宋崇義的教本未說明譯名參考書，但從其遣詞用字可知大多來自日本。他每列新詞，必附英文，以致於一頁之中雙語夾雜，倘若如吳冰心教本中文採用直排，則橫豎交錯，版面更顯混亂。¹⁰⁴ 因此，大部分作者多採名詞對照表的方式，在書末附錄一併處理。

其實，自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譯介生理學書籍入華，即意識到譯名統一的問題。¹⁰⁵ 中國教會醫學聯合會（簡稱博醫會）組成不久，便嘗試統一醫學名詞，其中英國醫療傳教士高似蘭便在 1908 年出版了《高氏醫學詞彙》。¹⁰⁶ 1915 年博醫會在上海舉行例會，出席的中國醫生另創中華醫學會，次年即發起醫學名詞審查會，致力於統一西醫名詞之中文譯名，會中並決議將來審查會舉行時，請教育部派員參加，名詞審定後，呈報教育部公佈。兩年後，改名為「科學名詞審查會」，由教育部主導並經費支持。十年後，高似蘭在第五版《高氏醫學辭彙》的序言中，對於審查會大多數成員「只

¹⁰³ 謝洪賚原譯，《生理學》，〈譯例〉，頁 3-4。博恆理的《省身指掌》和柯為良的《全體闡微》等，皆十九世紀下半葉中譯入華的西方生理學書。譯介過程、影響與意義，討論見袁媛，《近代生理學在中國（1851-1926）》，第五章〈我國早期生理學名詞的翻譯及演變〉，頁 153-170。

¹⁰⁴ 吳冰心編，凌昌煥校，《實用教科書生理衛生學》，是少數直排又加註橫式原文的生理衛生課本。其他直排的課本僅見廖世襄，《動植物生理學教科書》和糜贊治，《新中華生理衛生》，但這兩本書全用中文，即使新譯術語之後也不附西文，僅糜贊治參考書目中有兩本西文，因此沒有吳冰心教本中西夾雜又橫豎交錯的現象。

¹⁰⁵ 張大慶，〈早期醫學名詞統一工作：博醫會的努力和影響〉，《中華醫史雜誌》24.1 (1994): 15-19。

¹⁰⁶ 中國教會醫學聯合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1886 年在上海成立，1890 下設醫學名詞委員會，高似蘭即擔任委員，並於 1910-1913 接掌博醫會會長。
"Obituary of P. B. Couslan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uly 26, 1930.

想簡單地遵照日本的範例」，感到遺憾不滿。¹⁰⁷ 不過，政府背書的影響，還是能從使用者的角度窺得端倪。

薛德焄 1932 年的《初中生理衛生》序言中，便稱：

教本中所用術語，大都根據《高氏醫學辭彙》——多半蒐羅科學名詞審查會所決定的名詞。但是在未通用以前，往往誤解，所以把重要術語，依筆畫的多寡，做成索引，附在教本的後面，同時把原名也添加上去。¹⁰⁸

將高似蘭辭典和教育部支持的審查會並舉，但仍在書末附加索引，可謂求全責備。不過，1933 年，當薛德焄遵照課程標準出版一套三冊的教本時，卻表明教本所用名詞，多根據「科學名詞審查會」的決定，不再提《高氏醫學辭彙》。儘管如此，由於擔心專有名詞並未通用，所以仍在書末附上索引，提供原文。¹⁰⁹ 由民間發起的醫學名詞統一活動，受政府部門補助，流通與影響雖持續擴大，但真正要能一致通用，乃至不必在書末附索引或對照表，卻是到台灣依據 1948 課標施行以後的事了。

（三）圖畫乾坤，男女有別

名詞統一之外，在譯介西方科學新知，尤其是與傳統中國截然不同的身體知識時，學者最強調的，莫過於圖像的重要性。清末譚嗣同倡言以教導「男女構精」，斷淫斷殺，並破解重男輕女陋習，便曾強調視覺教材的重要性：

¹⁰⁷ 張大慶，〈中國近代科學名詞審查活動：1915-1927〉，《自然辯證法通訊》18.5 (1996): 47-52；袁媛，《近代生理學在中國（1851-1926）》，頁 163。

¹⁰⁸ 薛德焄，《初中生理衛生》，頁 4。

¹⁰⁹ 薛德焄，《初中衛生》，頁 2。

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考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範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¹¹⁰

除以文字詳考之外，更應繪圖列說，並以拆卸式人體模型幫助理解，譚嗣同的建議，幾乎已經為性教育提出基本的教材教法了。

清末以來的中學生理衛生教本，也繼承了對圖像的重視。謝洪賚譯本的〈教授要言〉中，便建議應利用顯微鏡和玻璃片觀察筋肉組織，又說上海書肆出售之「紙製人體模型，異常精美，取而觀之，宛若解剖」，此外，還有「約翰斯登之人身圖四幅，必宜置之」，可謂不厭其煩，必欲達歷歷在目之效。¹¹¹ 此後，各書局作者亦不乏以插圖豐富精緻引以自豪者，如孫佐編譯日本衛生專家三島通良的教本，標榜七十餘幅插圖，有利於學者瞭解；王兼善的書中，則除了細胞組織、器官解剖圖、顯微鏡下細菌圖、繪畫急救示意圖之外，還放了三張紐約市政府處理公共衛生事務的照片。華文祺編《中華中學生理教科書》，封面內頁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地圖廣告，封底則有「中華書局發行新教育教科書之特色」等字樣，顯然以視覺媒體作為新式教育的輔助器材，是一個普遍現象，並不限於生理衛生學。¹¹²

中華書局致力於開發視覺教材，在生理衛生教本中強調圖像精細，易喚起興趣，有助於學習。¹¹³ 在首度納入生殖系統的宋崇義教本書末，更有一則廣告介紹中華書局監製的人體生理及動物模型，稱：「現世醫學之細密，與解剖之精微，公認德國第一，因乃特派專員赴德研究，又採辦最新出品之人體生理病理及動物等各種模型標本，歸國後復延請專家，從事比

¹¹⁰ 譚嗣同（1865-1898）著，湯志鈞、湯仁澤校註，《仁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

¹¹¹ 謝洪賚原譯，《生理學》，〈教授要言〉，頁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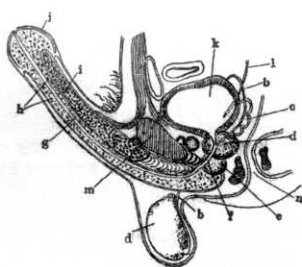
¹¹² 該廣告詞稱：「人人當備新地圖，人人當購新地誌。」

¹¹³ 顧樹森編輯，吳家照校閱，《新制生理學教本》，〈編輯大意〉，頁1。

較，然後重定圖樣，全部改造，部位名稱，求準確一律。現已出有多種，先行發行，期以物美價廉之品，供全國學校、醫院、家庭採用。」可惜目前不見圖片或實物，無法得知是否包括生殖器官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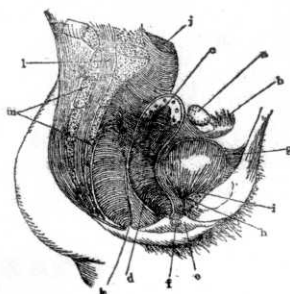
前已言及，宋崇義的教本在生殖系統專章中，收錄了男女生殖器官圖，但未註明出處，直到六年後郭任遠的教本利用相同插圖，才附註說明，而來源多為當時歐美生理學與解剖學的教科書。此後，部分教材沿襲採用，如莊畏仲和龔昂雲的教授參考書和劉懷翥的課本，都收錄了來源相同的男女生殖器官圖。¹¹⁴ 不過，部分作者則另闢蹊徑，如曹非、魏春芝、朱茂庭和程瀚章的教本，各自收錄了未註出處的男女生殖器圖，朱茂庭又另有陰莖和子宮的剖面橫斷圖，而程瀚章則附上了在教本中難得一見的乳房圖。此皆前所未見，也無後來教本襲用，不知是否為作者自行繪製。¹¹⁵

曹非教本插圖（1928/1948）



第一百〇五圖 男生殖器的解剖

a. 睾丸 b. 輸精管 c. 貯精囊 d. 尿道
e. 勃羅氏腺 f. 射精管 g. 尿道 h. 海綿體
i. 龜頭 k. 陰囊 l. 輸尿管 m. 恥骨 n. 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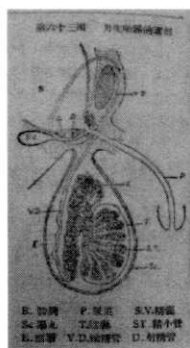
第一百〇八圖 女生殖器的解剖

a. 卵巢 b. 輸卵管 c. 子宮 d. 陰道 e. 外陰
f. 巴來給腺的開口 g. 膀胱 h. 尿道 i. 恥骨
j. 大腸 k. 肛門 l. 陰道 m. 膺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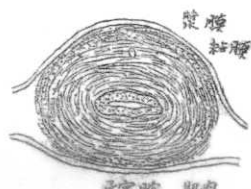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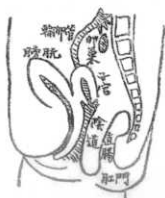
¹¹⁴ 男子生殖器官圖來自德國生理學家 Karl Joseph Eberth (1835-1926) 的教科書，女子生殖器官圖則襲自 Stier-Tewis。

¹¹⁵ 曹非編輯、陳烈光等參訂，《初中實用生理衛生學》，長沙：分豐館，1928，1948 第 17 版；魏春芝，《生理衛生學》，北平：著者書店，1932；朱茂庭，《人體生理衛生學》，上海：南京書店，1932；程瀚章，《衛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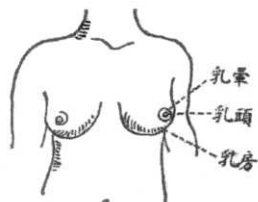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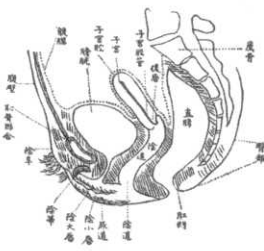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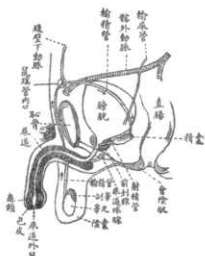
魏春芝教本插圖 (1932)



朱茂庭教本插圖 (1932)



程瀚章教本插圖 (1933)



薛德焄對初中生理衛生教科書的深思熟慮，前已述及，而在新亞兩版課本起始，他都檢討了過往視覺教材的不足：

在簡陋的初級中學，既無人體模型，又無生理掛圖。教本中間，受地位的限制，又不能把圖任意擴大。所以把人體的骨骼、肌肉、循環、消化、呼吸、泌尿等器官，竭力擴大，和實體或自然的位置接近，另外摺成一本，便於觀察和攜帶。學生得隨時展覽，不知不覺之間，對於乾燥無味的解剖部分和名稱，容易記憶。¹¹⁶

薛德焄的反省，出自對教學成果的觀察：「中學的畢業生，連重要器官的部位都弄不清楚」，¹¹⁷ 實在是因為「接觸人體模型的機會太少，教本中的插圖，又過分縮小，和實體情形相差太遠，所以沒有得到深刻的印象」。¹¹⁸ 他指出教學現場的困境，在教本蓬勃出版，作者各自標榜的眾聲喧嘩中，宛如一計響雷。不過，他的說明，沒有提到生殖系統，未知是否原即不打算納入插圖附本中？雖然現存新亞教本 1936 年第三版的版權頁上，清楚載明出售時將「附摺疊式人體解剖圖」，可惜目前所有摺頁附本皆已不存，難窺當初全貌。幸運的是，薛德焄在 1949 年又出了一種《初中生理衛生學》教本，在全冊不到一百頁中，以八頁的篇幅介紹了生殖系統，並附圖十張（編號 87-96）：

¹¹⁶ 薛德焄，〈初中生理衛生〉，〈序〉，頁 2-3。

¹¹⁷ 薛德焄，〈初中衛生〉，〈凡例〉，頁 1。

¹¹⁸ 薛德焄，〈初中生理衛生〉，〈序〉，頁 2-3。

薛德煊教本生殖系章插圖（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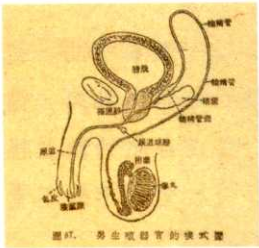


圖 87. 男性生殖器官的模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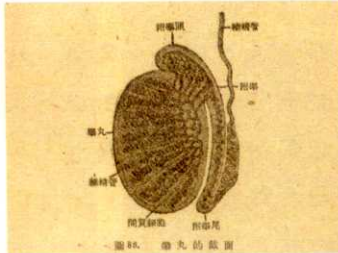


圖 88. 睪丸的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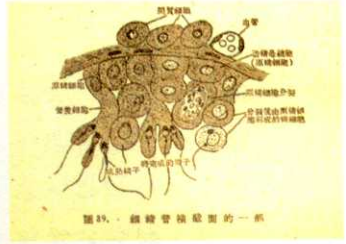


圖 89. 輸精管橫切面的一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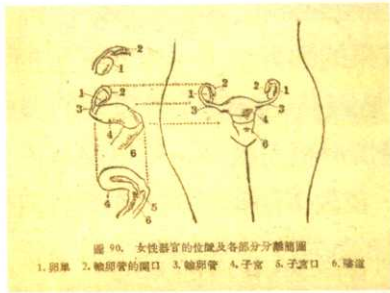


圖 90. 女性器官的位臵及各部分子宮體圖

1. 卵巢 2. 輸卵管的開口 3. 輸卵管 4. 子宮 5. 子宮口 6. 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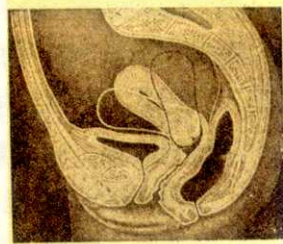


圖 93. 子宮的正常位置

〔白線是前傾, 黑線是後傾, 都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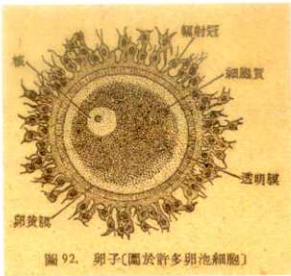


圖 92. 精子〔關於許多卵細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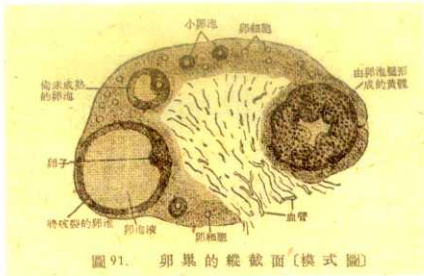


圖 91. 卵巢的縱切面(模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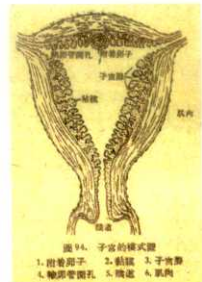


圖 94. 子宮的模式圖

1. 附著睪丸 2. 睪丸 3. 子宮腺 4. 輸卵管開口 5. 陰道 6. 陰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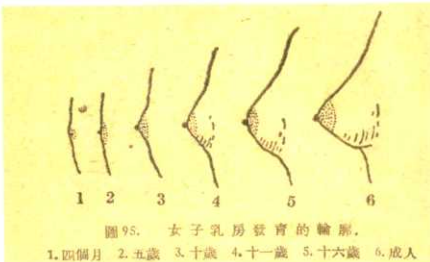


圖 95. 女子乳房發育的輪廓

1. 四個月 2. 五歲 3. 十歲 4. 十一歲 5. 十六歲 6. 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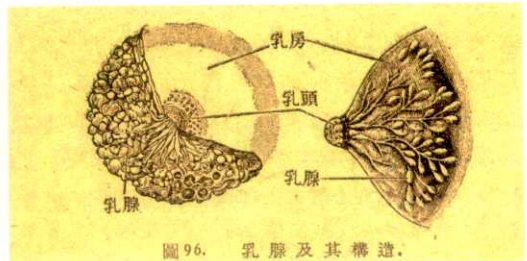


圖 96. 乳腺及其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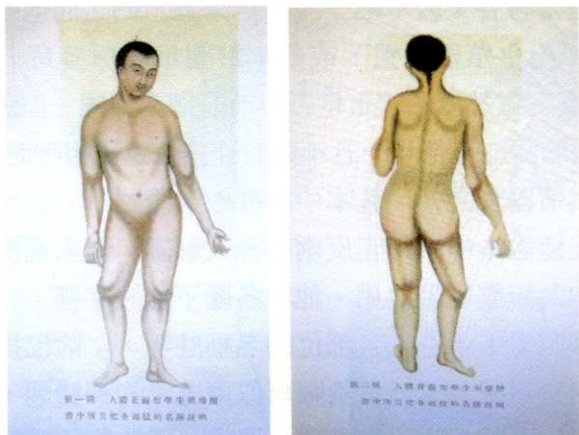
薛德焯在〈凡例〉中表示，受上課時數限制，課文盡量避免繁瑣或重複，插圖力求正確新穎而有意義，是為了補文字之不足。他感謝友人汪澄代為繪圖，是當時各家教本唯一說明自繪圖示的。而他的圖中，不論是在女性身體上標出生殖器位置，或依年齡圖示乳房發育，皆其他教本所無。¹¹⁹ 這些插圖，雖然無法確定是否與新亞摺本相同，但薛德焯在其中所展現對女性性徵的關注，卻和十五年前的性差論述遙相呼應。

事實上，生殖器官之外，教本中的其他人體圖示，也帶有令人好奇的性別意涵。郭任遠教本中所錄正反兩面裸人形圖，便未置於生殖章中，而是刊於書首，作為統整學習之用。他在各圖下加註字樣：「人體正（背）面形。學生須參照書中所言把各部位的名稱註明。」前已提及，郭任遠的插圖，大多註明資料來源，但這兩張肖似東方人的裸體圖，卻沒有出處。此外，正面圖中，下體刻意陰影處理，造成一種雌雄莫辨的效果。由於郭任遠課文確實介紹了生殖系統，該章中也附錄多幅內生殖器的剖面與功能圖，此處外陰的呈現方式，反而傳達了一種欲說還休的尷尬。¹²⁰

¹¹⁹ 薛德焯，《初中生理衛生學》，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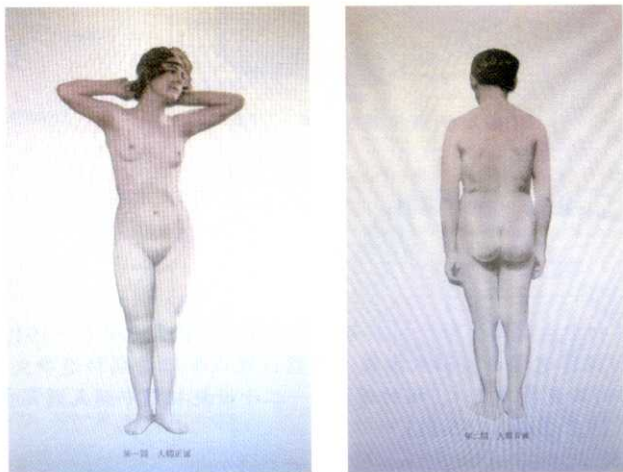
¹²⁰ 二十世紀初裸露透過西畫引入中國，人體再現以學術權威和進步文明取得正當性的曲折過程，討論見吳方正，〈裸的理由——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體寫生問題的討論〉，《新史學》15.2 (2004)：55-113。

郭任遠教本裸人體圖（1929/1930）



以裸人體圖置於書首，作為學生認識人身全體之用的，還有莊畏仲和龔昂雲的教本。莊龔二人的插圖，多採自郭任遠，來源相同，唯獨書端附兩張人體全圖，背面看似東方男子，正面則以西洋裸女表現，卻是前所未見。

莊畏仲和龔昂雲教本裸人體圖（1933）



莊龔二人的圖說僅「人體正（背）面」四字，但三年後袁舜達的教本襲用此二圖，則在照片下方加註字樣：「請註明身體的各部名稱」，顯然和郭任遠附正背面兩裸體圖的功能相近。¹²¹ 莊龔、郭任遠和袁舜達的教本都由世界書局出版，倘若書局代為收集編寫教材所用圖示，則重複或雷同，頗可理解。只不過，正面既以女身圖示，男性的外生殖器勢必無法討論，並且男子裸身可以東方人表現，女子裸身則僅以西洋人照片，似乎中國女子的身體仍帶有禁忌的色彩。教本中東方（或中國）女子若出現的圖示中，多衣冠整齊，甚至有穿著旗袍者。倘若為了說明束胸之弊或呼吸模式，必須顯示女性胸腹，則大多僅刻畫軀幹，不見頭臉，如前引程瀚章、薛德焯乳房圖，以及朱茂庭、鄭勉和莊龔等人教本。

朱茂庭教本圖「示緊禪帶影響於骨骼和內臟」（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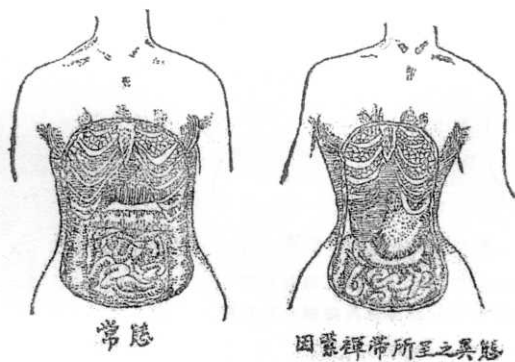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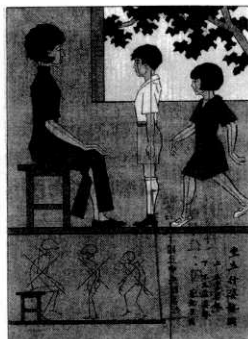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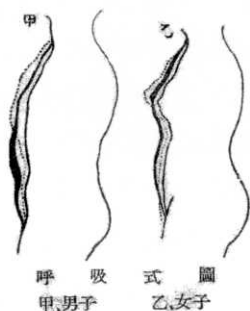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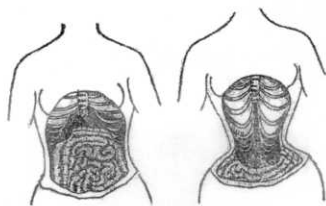
圖54——示緊禪帶影響於骨骼和內臟

¹²¹ 袁舜達，《初中新生理衛生》，上海：世界書局，1936。

鄭勉教本「呼吸式圖」和「坐立行姿勢圖」(1933)



莊畏仲龔昂雲教本「胸廓的比較」和「走路時正確姿勢」圖(1933)



莊龔二人教本所附行路正確姿勢的照片，在後來趙楷編寫、戰後台灣使用的教本中也採用了，卻是以繪圖方式而非照片原版呈現。¹²² 這種作法，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也已可見。顧壽白的創意教學法，就被簡化挪用。

¹²² 趙楷，《初中生理及衛生》，台北：復興書局，1951 初版，1952 再版。

趙楷教本「行走時正確的姿勢」圖（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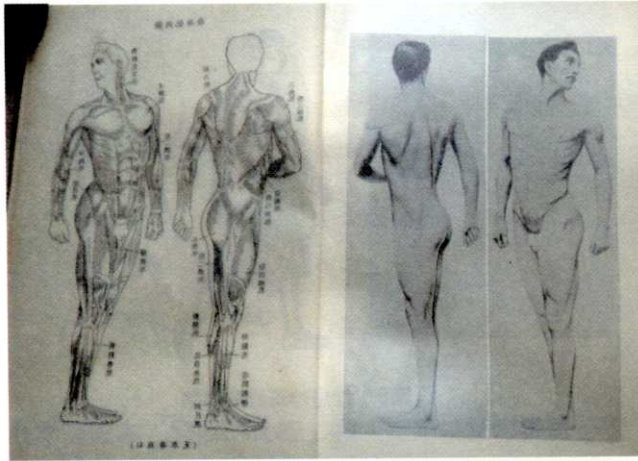


圖9 行走時正確的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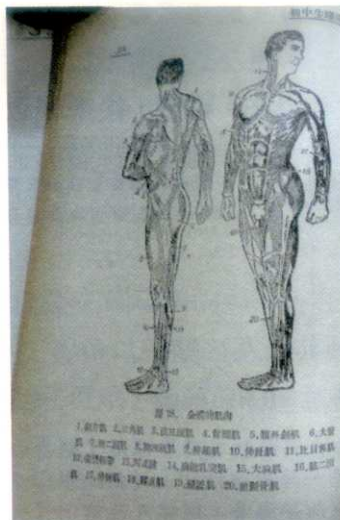
顧壽白頗以插圖豐富自豪，稱教本共收一百六十多張小圖，另又有大幅彩色者。不過，在他的〈性器〉一章中，卻只提供了男女內外性器的兩張簡圖，在全書各章中數量算是比較少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書首附了一個裸體男子正背兩面的照片，然後以透明紙覆蓋，在透明紙上標出全身各部位肌肉。讀者翻開書本，將左頁透明紙掀開，便可與右頁的寫真人體核對，是前所未見的創意教學法。可惜，後來的教本並未全套襲用，僅利用透明紙上的線描圖來呈現肌肉，刪除了裸體男子的照片，並且也未註明出處。¹²³

¹²³ 陳雨蒼在 1936 和 1949 兩次編撰教本時皆採用了顧壽白此圖，卻未完整呈現，也未說明來源。見陳雨蒼編著，薛德煊校訂，《初級中學生理衛生學》，南京、贛州：正中書局，1936；以及陳雨蒼編著，周建人改訂，《生理衛生》，長春：東北新華書店，1949.8 第二版。陳雨蒼 1935 也曾與薛德煊合作另一本，但內容與此兩本稍異，見陳雨蒼編著，薛德煊校訂，《初中衛生》，上海、南京：正中書局，1935。

顧壽白教本書首裸男子照片與肌肉圖（1932）



陳雨蒼編著，薛德煊校訂，《初級中學生理衛生》（1936）



綜觀這些涉及性、生殖與性別的圖示，可以推知新教本的作者，或摘自歐美解剖學書籍、或自繪器官插圖、或採用（顯微）照片，有的隨文附錄、有的摺頁另本、有的搭配兩種紙質，總是盡量運用視覺教材，以期達到增加印象的效果，和課文內容求新求變的態度是一致的。不過，隨著教本叢出，各作者與書局不只出版一種之後，也逐漸衍生從精美到因襲乃至於簡化的現象。同時，當這些圖示可辨識男女時，性別取向頗為明顯。以裸體圖為例，若是男性，可能採用西方人的照片，也可能採用東方人的圖繪，若是女性，則僅見以西方女子形象表現。東方女子，尤其是中國女性的身影，則總是衣冠端正。

四、結論

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初中生理衛生教育，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首先，性與生殖之間的拉鋸與消長一直存在，此從課程標準的更迭即可窺見。早期課程標準將生理衛生納入博物，並無性與生殖。1922 新學制之後，生理衛生成為體育科中的一項，雖然課標中不見規定，但部分教本加入了生殖篇章，唯在論證其合理性時，稱「今性教育倡行於世」，似乎是回應知識份子提倡性教育，而將生殖系統的構造與生理納入。1929 全國統一後的暫訂課標，生理衛生一年兩學分，應教導「性的發育行為和責任」，著重青春期的性心理與行為，但三年後通過的標準，生理衛生變成三年皆修習，青春期的生理變化，和花柳病問題、婦孺衛生，分冊立篇，詳細說明。有趣的是，在減輕負擔的倡議聲中，1936 年的修正課標，不但刪去了和初中生活較為遙遠的婦孺衛生，也一併排除了青春發育的性知識，有一種玉石俱焚的味道。而 1941 為因應抗戰建國需要新頒的課標，則完全排除了青春期的性發育的介紹，而以防治花柳病和婦孺衛生保健為重點，甚至增加了種族衛生的專章。

在生理衛生中納入性教育，目的在於制欲防淫，但和生殖相關的生理衛生知識，卻不限於青春期的生理變化。放在生理衛生九大系統中來看，生殖系統的介紹，顯然應該包括受孕機制、懷胎、產乳，但若僅僅以制欲防淫為目的，則多強調性欲衝動之危險，花柳病遍地之國族悲哀。

其次，就教本的書寫與出版而言，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和作者、書局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競合關係。清末標榜依據中學堂章程編纂的教材太少，較難看出端倪。民國肇建之後，教育部至少扮演著「背書」和「促銷」的角色。在 1929 北伐統一之前，雖然中華民國教育部未能號令全國，許多書局和作者仍以教育部審定、佳評，或標榜依據教育部標準編纂，作為推廣教本的手段。但在 1929 和 1932 兩次課標，明確規範將性與生殖的知識納入生理衛生教育之後，卻仍有不少作者並未依據課標收錄相關篇章。即使在編輯大意中稱乃依據教育部標準編寫，卻仍將性與生殖排除。反而，1936 和 1941 修訂課標、刪除性教育內容後，也有作者自行在教本中穿插說明青春期的性發育及注意事項。部定標準的強化導致教本內容與樣貌趨同，其實是在中華民國到台灣之後，依照 1948 課標撰寫的教本中才真正出現。¹²⁴

再者，就作者的背景和書局的歷史言，可以看到各教本的淵源來歷不同，且重點不一。作者背景多元：大學教授、開業醫生、師範教師、雜誌編輯、文人知識份子、教會人士，理科文科都有，留英美日德法俱全。書局則最早是 1897 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務印書館，自張元濟在 1902 加入之後，廣羅人才，成立編譯部，出版新式教科書。同時，因先後創辦的《教育雜誌》（1908-1948）和《婦女雜誌》（1915-1931）等刊物，經常討論性、兩性與生殖議題，無形中也為生理衛生教育鋪路。1912 陸費達在上海成立中華書局，網羅知識份子充任寫手，自 1913 開始加入教科書出版，成為大

¹²⁴ 戰後台灣生理衛生教本分析，見 Jender Lee, "Sex and Reproduction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Textbooks—Post-War Taiwan and Beyond"。

家。¹²⁵ 1922 新學制確立，以及 1929 教育部頒行課標，也都鼓勵了各家參與，除世界、開明、新亞、北新、大東、正中等在上海的出版社之外，南京、北平、天津、重慶、長沙，乃至贛州等地都有出版社、叢刊社或科學社團加入生理衛生教本的市場。不少作者顯然受到不只一家書局的邀約，分別在各處出版生理衛生教本，或許為了區隔，同一作者在不同書局出版的教本，雖然在主要觀念和理論上大同小異，仍在編排方式或著墨重點上稍顯差別。即使根據的是相同的課程標準，個別作者仍可能在行文論證時展現稍微不同的性別意識。

男女性差是自清末以來教本即存在的共識，即使不立生殖專章，作者也會在介紹其他系統時說明兩性在骨盆大小、脈搏次數、肺活量等方面的差別。民初以降的教本，逐漸增加更多項目，包括腦容量男大女小，紅血球男多女少，乃至男性以腹式呼吸而女性採胸式等說法。宋崇義雖首列生殖系統章，但因著重器官與功能的介紹，未強調內分泌的作用。1929 課標規範講授青春期的生理變化後，內分泌對男孩女孩發育的影響便成為教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性差也不再限於組織或器官，還包括了性情與心理。薛德焯更自性腺出發，從形態、生理、病理，乃至社會角色，全面論述女性適合家庭生活，不若男性宜於社會事業。不過，這類以科學新知為基準，強調社會性差的說法，並未獲得所有教本作者的認同，性差與平等的拉鋸，成為性與生殖拉鋸之外另一有趣的現象。

¹²⁵ 俞筱堯、劉彥捷編，《陸費逵與中華書局》，北京：中華書局，2002。